

卷之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一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

編集

靖康中帙三十六

起靖康元年八月三日
乙未盡二十日癸丑

八月三日乙未太宰徐處仁少宰吳敏並罷

以御史中丞李回言章也

徐處仁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

制曰門下圖治有要在人主所寶推賢充位無聞則朝廷焉用彼相眷予上宰久預政機謀猷聞著於事功體兒務全於終始誕敷明命播告多方正議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徐處仁器質敦龐才能敏邵蚤年治郡素高

黃霸之風晚歲裕民竊陋桑羊之政北疇雅望列處宰
司允藉老成庶殫忠悃矧國步艱難之日乃廟堂叶贊
之時不知黽勉以赴功相與逡巡而固寵之可否之相
濟唯同異之是間寇患未寧方寸陰之可惜機會一失
恐駟馬之難追道路流言士夫興歎覽封章之引咎具
公論之騰喧俾解鈞衡進升祕殿即祠宮之優逸昭命
數之休隆併衍爰田申陪真賦於戲任舊入以共政初
朕心豈有意於遐遺詢黃髮則罔愆惟爾躬尚無忘於
辰告往祇予訓其體眷懷可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
使依前官加食邑七百戶

吳敏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

制曰門下朕嗣承丕緒統御萬方當論相之初賴股肱
之允協至臨事之際乃予看之是間念久處於廟堂務
曲全於體免我有明命颺於大廷通議大夫少宰兼中
書侍郎吳敏性識靜深器資閑遠高文足以華國鯁論
足以濟時頃上皇臨朝遍歷從臣之選逮耽躬踐祚首
登揆路之崇藉爾孤忠輔予大業方寇攘之未靖顧宗
社之可虞有曆火積薪之危有禹矧九淵之懼爾乃玩
歲而惕日莫知排難而解分持首鼠之兩端之鈇刃之
一割稽遠使指潛失事機致公議之騰誼亟刻章而瀝
懇宜解鼎司之重任就升祕殿之隆名均逸貞祠併昭
異數於戲閱勞以事尚素蘊之可觀益厲乃忠想嘉猷

之未替祇服休寵勿怠壯圖可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
依前官加食邑七百戶

唐恪除少宰

制曰門下周室任賢詩雅美甫申之維翰漢朝論相史
官稱丙魏之有聲皆垂希世之名用起中興之治朕念
疆隣未靖輔臣用功冀得真才付以機柄繫生靈之休
戚守社稷之安危咨爾在廷明聰予告正奉大夫守中
書侍郎達康郡開國公唐恪器識閑遠德履端良學足
以知治亂之原力足以任股肱之託召從外服智略輻
湊於朕前揚歷政途風采想聞於天下渾渾忠義之氣
憲憲文武之姿為時顯人宜膺大任亟陞華於右揆仍

兼秩於西臺申衍爰田陪

衛名

真食於戲艱難多事莫甚

此時謀議盈庭當求善策念民力之已困恐國勢之易
挫修政刑以固本根謹關防以消外侮用殫財而易賦
毋黷武以貪功顧後患之可虞惟前車之是戒予慮汝
弼汝言予從毋忘厥初庶永終譽可特授少宰兼中書
侍郎依前官加食邑七百戶

徐慶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

臣僚上言臣等歷考自古中興之君商高宗則得傳說
周宣王則得仲甫漢宣帝則得魏相協心相與圖治故
能伐鬼方攘戎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載之經史不可
掩已至唐肅宗復兩京迎明皇非不有功也而裴冕苗

晉卿之徒相業庸謬肅宗之治因以不振稽古之士於此惜之伏惟陛下勤儉之德本於生知緝熙之學期於日益蓋與商高宗周宣王一無以異漢唐而下皆不足數然自即位以來今三時邊陲未寧黎元騷動興治補弊之効未有可觀者殆以宰相非其人乎謹按太宰徐處仁初以蔡京薦進自縣令不三年備位政府搢紳駭其速化而不聞見有善譽也自今人退師陛下採其治郡之能擢為首相蓋將與圖回天下之務取生民愁歎之弊盡革之而器局凡陋不知大體知識滯暗不通時變曾不能宅百揆熙庶績以副具瞻之望太宰之職可居乎謹按少宰吳敏初以蔡京欲聯親議遂以辟離私

試高等入仕因與京結為死黨在上皇朝搢紳目之謂在劉丙林攄之右上皇內禪睿志先定父子授受夫復何疑而敏因蔡攸刺得密旨乃貪天功以為己力處仁符竊相位使其効力自贖猶或可容而以佞濟姦植黨與凡其施設悉効蔡京意在專權固寵雖處仁暗猶能識之二人因以不和而天下之事遂致不決每出一令行一政命一官除一吏不恤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利病惟務已言之勝遷延淹時者有之朝令夕改者有之遂使天下之人自春涉秋日望朝廷之惠澤而殊未有以慰其心也方今北虜臨張重兵壓境河東之役師老糧匱天下之憂日甚一日而和議之使未遣擾民之事益

繁怨讟並興上天見異穀未及穫飛蝗蔽空而處仁與
敏傲然自肆略不引避意在歸過人主殊失愛君之義
矧以小忿交爭黼座之前大臣之體得如是乎臣等採
之僉言稽之舊典處仁與敏設國負恩罪在不赦伏望
陛下仰念祖宗創業艱難之重上皇罪已傳位之心下
恤四海蒼生翹首惠澤之久亟罷二姦別圖任庶幾中
興之業不愧於商周天下幸甚取進止八月二十七日
三省同奉聖旨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並放謝
辭不候受告般家接人疾速發赴新任

靖康遺錄曰初驛召徐處仁于北京令星夜前來赴關
二十三日制以徐處仁為太宰兼門下侍郎處仁始為

北京留守以剛廉自名因太學生言其可任遂以通奉
大夫召入都人傾望咸謂有所建明既至當軸殊無嘉
謨良策談者失望時中國多事符檄紛紛處仁不能決
又與吳敏不協每朝罷議事互相詆訾未幾吳敏於東
府見處仁而處仁方秉筆據案敏既坐有所咨啟語漸
相侵處仁忿然以筆擲之正中敏面額鼻皆黑同坐者
引去明日吳敏奏其事而御史亦相繼彈劾不踰月罷
敏以年少多不習事胥吏將文牒至有所呈覆敏不能
裁遣但云依舊例可也是時軍期緊急遽如星火敏不
留意方具劄子乞令學者漆治春秋又因司業楊時上
言王安石三經新義邪說聾瞽學者致蔡京王黼因緣

為姦以誤上皇皆安石啟之也又謂安石不當繼十哲
宜依鄭康成畫壁從祀上從其言下太學如敏所請時
人有十不管之語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學不管防秋却
管春秋不管砲石却管安石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
燕山却管聶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
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却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却管立
太子蓋譏其不切事務故也咸謂溪中時病
林泉野記曰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人元豐八年登甲
科累官為工部尚書大觀元年遷右丞梗正不阿附俄
丁母憂蔡京罷相處仁奏十事乞留京士論醜之頗歷
外郡有治聲靖康初召為中書侍郎俄代李邦彥為太

宰時金人已寇河東朝廷多故處仁奏陳八戒諫游幸
近習戚里佛道費用等皆遵而行之庶可刷金人溪入
之耻及虜使來請和處仁請付种師道處置少宰吳敏
主和議不允敏又差注親戚數人處仁抹去之由是不
和加正議大夫與敏交爭於殿上坐是罷為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退居鄉里敏亦罷去虜圍應天
城中民作亂日處仁為姦細劫奪其家資殺長子感疾
而卒年六十六子康度後皆顯仕
何臬中書侍郎陳過庭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聶
昌自開封尹除同知樞密院事昌舊名山
上嘗夢為兩日所逼乃改山為昌以厭之入皆莫曉其

意或謂欲用山奉使金國乃改賜名
又曰上一日謂聶山曰山大物也何以為名山曰臣素
慕周昌為人乞改名山於是奉御筆改名昌勅朕推京
師衆大之君有獄市并容之寄鄉發姦摘伏號稱神明
扶弱抑強濟以寬猛兼孔門果藝之選繼西漢趙張之
餘載省風聲不忘嘉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許翰罷同知樞密院
李回簽書樞密院事

解潛屯兵南關為粘罕所敗奔于隆德府
解潛屯兵南關慮我師不用命乃置壘於溝壑之上且
効淮陰泝水欲使三軍殊死而戰粘罕兵垂至先戒兵

將諭以禍福云迎敵者賞及子孫退走者誅及妻男或
有奇功定加高爵三軍私語云向日童宣撫時亦有此
言然戰死者申為逃走奔潰者立賞招安今日之令又
恐虛文是日賊方攻壘將兵果習舊態但畏敵人不顧
軍令後軍乃絕溪溝唯求自脫然壘尸亡者不知幾千
也金人乘亂鳴鼓而進我師大潰其敗軍覆將又非上
賢時比也潛乃奔隆德府

知威勝軍張堯佐叛降于金人

劉韜聞解潛敗奔回京師李綱頓兵懷州不進

遺史曰劉韜聞解潛敗留張俊苗傅于信德府而走至
京師降八官落職罷之李綱初氣銳而輕敵潛既敗綱

氣遂挫乃頌兵懷州不敢進日與鄒柄張牧論事諸將
稟事者先禱柄牧將士怨之初太原城中有將官楊可
發者面有六字號為楊麻胡搽城出欲招集人解圍到
虞縣約有衆千餘忽邏得三人乃繁峙縣東諸豪傑不
肯順番差往援太原事者可發遂隨此三人至五臺山
北繁峙縣東天延村招軍四十餘日得二萬人餘以五
臺山僧呂善諾杜大師為先鋒將到繁峙縣東十里鐵
冢會遇金人大戰至晚衆皆散去可發却上五臺山副
僧正真希投拜可發棄五臺山却入虞縣有衆二千遇
粘罕大軍至可發自知其不可乃倚壁而立以槍自刺
其腹而死瘡口無血有白脂一塊隱出塞定瘡至是解

潛之兵潰劉韜奔入京師李綱止此于懷州金人縱橫
于河東矣

五日戊戌察訪張灝會將兵駐於汾州遣統制張思正折
可求冀景進兵於郭柵

七日庚子粘罕兵破郭柵張思正冀景奔回

張思正等屯郭柵深溝高壘未嘗料敵迎戰金人既近
而冀景寨中忽張青蓋賊視而不擊惟攻思正等寨矢
石交射金人冒矢急攻寨中人兵退移竟為所敗惟冀
景全軍奔回將兵死於寨者不知其數

羣出東北

上深自內懼令宰臣議詔責躬放宮人減常膳求直言

八日辛丑以彗出下詔
詔曰朕托士民之上嗣位旬日戎羯犯順乃至郊甸迨
今三時邊鄙未寧調發轉餉動動四方惟德不類無以
仰當天心日夜祇懼每御便坐稀臨正衙允欲以自奉
者務從貶損至於常膳百品減去七十放宮女凡六十
餘人未嘗輒奏音樂備置臺諫廣通言路公車上疏乙
夜躬覽庶幾少自警戒而日者彗出東北方考之前載
實為大異畏天之威弗敢寧處今將循舉故事而率皆
已行深懼又不能應謹告之實熟憂再四意朕之不明
元元之愁痛無聊者衆是求民之疾苦者悉行條具除
苛解媿冀以感召和氣以格休應咨爾卿士其體朕意

毋忽

張灝招集潰兵誅冀景

張灝出榜於諸要路招集兵將云近以郭柵之戰將兵
非不用命蓋緣賊鋒甚盛遂致敗事自統制下至兵卒
並皆免罪如戰歿將校及重傷之人仰一一保明當議
重行賞典如敢不來本司定行軍法自是兵將稍稍集
於汾州諸將互論不用命者又訴冀景有異意言金人
既至乃於寨中張青蓋為號賊人不攻又見危不救而
反奔潰灝遂下景等獄勘驗詣實戮景於市死者五十
二人

十五日戊申張思正襲金人于文水縣獲捷

十六日己酉張思正出戰我師大潰

先是八月初劉韜兵先進賊併兵禦之韜兵潰既而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遼汾之師皆逗遛不進韜潛失利潰散之兵蔽野而還人人震恐獨思正之兵在汾州其衆尚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賊曰韜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女老弱守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兵禦思正思正領兵出汾州執冀景示衆曰景不堅守石嶺關適還者也斬之以徇是月十五日夜賊於文水張飲以賞月謀者以告思正襲之斬首數百幾獲嗣本嗣本脫去灝思正以小捷之故馳黃幟呼於路曰汾

州捷報也州縣歡聲震地曰我師勝矣或持酒肴相慶曰皇帝聖慈吾見其太平乎至有感極而揮涕者十六日思正出戰賊曰彼衆雖多而喧囂不整無能為也乃以鐵騎三千直衝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以敗卒數千人奔汾州灝以牙兵數百趨慈隰於是汾州威勝隆德晉絳澤州民扶携老幼渡河南奔者鉅萬計諸州縣井邑皆空兵潰散不復入汾州咸歸元年去處或勸還司衆曰前日郭柵之敗察訪出榜招安云統制以下並免罪後復行誅戮今日還司是就死也不若權歸以俟再舉

二十日癸丑詔四總管許自選將兵以禦都城

三朝北野錄 卷五十一
朝廷既知張灝等敗漢慮金人深入詔四總管以兵禦
都城張叔夜充南道總管高公純副之胡直孺充東道
總管朱勝非副之王襄充西道總管孫昭遠副之趙野
充北道總管范訥副之

侍御史胡舜陟劄子論禦戎之策

臣觀漢唐以來禦戎之策有五曰和親曰守備曰征伐
曰撫定曰羈縻皆因時而為之和親守備則施於夷狄
疆盛之時漢高帝是也撫定羈縻則施於夷狄衰弱之
際漢宣帝光武是也至於征伐或施於疆或施於弱必
先以中國富盛兵甲精銳我有萬全之勢彼有可乘之
隙然後可舉漢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國家承巨姦誤

國內侍持權之後海內虛耗帑藏空竭軍律不振士不
為用金寇乘時肆其猖獗長驅乎中原圍守乎巨鎮而
我動天下之兵斂四海之財不能少挫其鋒此則夷狄
強盛之時也彼強我弱征伐不可妄用而朝廷急欲解
并門之圍不度彼已王師輕動於是種師中敗於榆次
解者敗於南關折可求敗於汾劉仲元敗於大安驛寔
犯不韙自取挫衄以漢高祖之神武而又有謀臣猛將
不世出之材破秦項如振槁猶甘受冒頓之困不敢與
之校乃知夷狄強盛制之當自有術不專以兵也所謂
講和守禦二策誠今日之先務朝廷已遣三使往議和
好可謂善矣更務自守二策並用善之善也伏觀今日

命將出師悉援太原如救焚援溺其勢可謂急矣介冑之士孰不欲踊躍而前搢紳之士孰不欲抗議督戰然兵家善教見可而進知難而止不敢必也苟不可進必使之進猶羝羊觸藩何利之有徒喪軍氣非惟不足以救太原適足以取自弊之道兵浸單寡則有不測之禍不可不慮臣願陛下以漢高祖為法與之講和以漢文帝為法自為之備詔宣撫司勿督諸將決戰且據要害堅壁固守以養士卒之銳氣竦彼有可乘之隙我有萬全之計相時而動以奇取勝天下幸甚昔突厥方盛唐太宗不得已而事之未幾擒頡利於北闕下夷狄盛衰無常姑含垢忍耻以俟之未為晚也臣自聞河東失利朝夕深思竊謂計無出此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望陛下斷而行之而奉聖旨令劄付諸將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二

靖康中帙二十七

起靖康元年八月二十日
癸丑盡九月三日丙寅

李若水奉使金人于山西軍前初朝廷欲遣使金國以

租賦贖三鎮令侍從臺諫各舉三人有舉太常博士李

若水者上召見惡其名若水上曰若猶弱也水猶兵也

兵不可弱遂賜名為若水除秘書省著作佐郎借秘書

少監使于金國山西軍前

二十三日丙辰誅童貫于南雄州先是朝廷差監察御

史張激將帶開封府公入前去廣南西路追逐童貫所

至州軍行刑八月二十三日至南雄州追及童貫遵依

聖旨處分斬于使院凡三刀不過乃倚屍于門闕切斷
之取其首用水銀等養浸齋管赴闕中興姓氏姦和
錄曰童貫字道夫開封人也少為內侍出為登州巡檢
頗有材幹後徽宗器用之政和二年與鄭久中使于契
丹邀其馬植來歸以謀燕山諸州後為陝西宣撫使督
軍與夏人西蕃戰蓆葦平破臧底河累有功然貫身在
數百里外遙為節制加節度使六年簽書樞密院事又
加太傅宣和二年方臘反睦州陷温台婺處杭秀等州
東南震動以貫為江浙宣撫使領劉廷慶劉光世辛企
宗宋江等軍二十餘萬往討之貫行方事急上微出城
東以餞貫握貫之手親送之曰東南事盡付太傅必有

緊急不得已可徑作御筆行下貫至浙率諸將擒臘獻
于京師加大師內侍邵成章言貫之姦上不納四年聞
契丹國亂大金來結盟約夾攻之也上銳意取燕山九
州命貫為宣撫使貫乃令趙良嗣馬擴使于大金密請
進兵以襲燕山大金下燕遣人邀貫貫命統制姚平仲
往交燕山諸州封廣陽郡王貫之親軍號為勝捷軍請
給倍於諸軍貫已貴而驕不卹將士賞罰不明紀律尤
亂僕役皆為顯官胥吏李宗振門客范訥皆節度使尤
不用人材陝西河北因數用兵軍民皆不能卹其家園
池沼甲子京師金玉數十萬計服食無異御府故天下
怨之六年秋復領大兵軍太原雲中七年復出聞大金

兵盛乃遣還徽宗遜位貫領兵隨之南幸太學生陳東
上書極言其姦惡靖康元年臣僚屢言之責授左衛上
將軍致仕後再言其罪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
置再言曰金人之熾緣契丹之戒也契丹所以戒者緣
貫殘其國也若斬貫以示契丹以釋其憤契丹之怨稍
平金人之師自退命監察御史張浚追貫至南雄州數
其罪而斬之年七十三梟首京師百姓皆悅童貫始為
殿頭元符末主杭州之明金局蔡京時被責在焉貫能
媚事人且深奉蔡京自言頃押衣襖茶藥奉使於陝西
者凡十一每為蔡京歷歷道五路利害與諸將之玩寇
京器之及作相會上欲收復青唐乃以貫為監軍既下

青唐貫遂竊威名大觀中再出討臧征僕哥有功俄遷
節度使是後上數欲命為開府始賜第建閣又許造錫
名曰褒功而止繇是怏怏不滿後蔡京黜政和元年貫
副尚書鄭久中奉使遼人蔡京時在杭州聞之因附使
人密奏曰貫實無大能偶以青唐事遂竊威名宜深藏
之以懼外夷令遣使虜豈不為所窺乎上報曰虜首欲
之爾彼既邀我我因覘之不亦可乎自是始啟北征之
漸貫遂引馬植來奔馬植者趙良嗣也貫已大用事數
壞邊事獨不可制朝廷於是下詔疏其六事命右司郎
官方劭為察訪俾廉之貫乃使人隨劭伺其所為先得
以白上及劭還奏每一語上隨以折之曰卿不知是事

云云乃御前處分也劾大怒當御榻不去盡發買罪惡
敗壞國事所以於是劾得罪而終身不復事後天下為
買結古時官制改乃以為太尉是猶前日意不得為開
府也至五六年則開府少保不能過矣初獨簽書河西
房事俄遂領樞密院未久又上平燕策大欲生北虜密
遣人使海上結約矣改為司空領樞密院遂日出赴朝
班每在朝廷則衣三公之服與執政同奏事入內則衣
內侍之衣執洒掃之役又數搃東宮力主鄆邸與蔡攸
俱奉詔結鄆邸為兄弟且養西兵號勝捷指揮為親末
屢增至千數百人宿輦下中外為之寒心及金人犯闕
太上南幸時上欲趣武關入長安會兵圖收復而朝議

以買守東都然倉黃時買自從容從太上行俄而買得
罪朝廷疏其十事遣監察御史視行刑者斬焉買無他
能但有度量善容納則世所未見始青唐因人成功後
徒以金帛賂虜取名入則藉宣撫司之富盛以奉至尊
賂後庭又反賂諸小璫及親近者為援凡皆用是術至
金人一不能賂則敗矣又其狀燕領瞻視偉如獨不顛
宦人喉下皮骨悉如鐵始買欲自謂韓魏公之出子數
以言動吏部侍郎韓彥粹彥粹毅然曰先公平昔無茲
事於是王仲巖者久依買聞是而自詣買識之以為珪
之子也買大喜故王氏於政和以後恩數及褒詔悉買
之力大抵不揆凡若此故自政和末國柄皆歸是物而

天下事寢亂矣。政和初童貫承蔡京意旨大啟苑囿以娛樂尊上為遊幸之事。貫率楊戩賈詳蓋從熙何訢共五大閣徙大內之外。諸庫遷二僧寺。徙兩軍營而改築延福宮。五閣各有分地。自為製度。務尚華侈。不相訟襲。樓殿相望。築山引水。草木怪石巖壑幽勝。又跨舊城取濠外地作景龍江芙蓉城蓬壺閣擷芳園曲江池各有複道以通宮禁。又為鹿砦鶴莊文禽孔雀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又效江浙為白屋村居野店酒肆青帘。其間景龍門冬十二月張燈至上元名曰預賞。又寶籙宮山中皆包平地環以嘉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

立亭宇不可勝數。若江南陳後主三品石姑蘇白樂天手植檜太湖靈壁慈谿武康諸石。二浙花竹雜木海錯福建荔子龍眼橄欖海南椰實湖湘大竹文竹江南諸果登萊淄沂文石。二廣四川異花奇果。率入其中。摠名曰艮嶽。後又曰壽嶽。門號陽華。自陽華門入。兩旁有丹荔八十株。大石曰神運。昭功者立其中。旁有雙檜。一大矯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卧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卿雲。萬態奇峰。又有絳霄樓。金碧相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貫又引朱勔取江浙花石。皆隸貫主之。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美。悉以黃帕覆之。

名曰御前之物不問墳墓之間盡皆發掘所載動數百
舟號花石綱所過州縣莫敢誰何諸路大騷以至於亂
宣和間都下秋風夜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
陂野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也七年北方寒盟朝廷戒嚴
取山禽水鳥十餘萬盡放諸汴渠聽其所之靖康初虜
騎既犯闕又取大鹿數百千頭殺以啗衛士及圍城取
諸石為砲云

二十四日丁巳李若水以吏部侍郎充山西軍前和議使
王履以相州觀察使充山西軍前和議副使

九月一日甲子朔吏部侍郎充大金山山西軍前和議使李
若水相州觀察使副使王履出國門

三日丙寅王禹尚書左丞王禹為起居舍人正月諫親

征罷之未幾復除禮部侍郎遷翰林學士至是為尚書

左丞王禹繳親征劄子曰今月初三日亥時准門下

省兵房送到錄黃四件三件為團結在京及京畿諸縣

河南府等處兵馬祇備親征一件為應親征典禮令有

司疾速檢詳以聞事付臣書讀者右臣竊詳金人犯邊

朝廷憂恐宰相大臣聚議都堂已半月餘日矣所謂守

備攻取之策尚未聞有定說大師未遣士氣不振陛下

嗣位之初躬宵旰之勞日晏坐朝憂形於色而大臣中

未聞有慨然請行為國排難者乃遽有親征之議臣竊

惑之此事若出陛下之意大臣當伏地叩頭陳重堂之

戒若大臣建議是賊君之大者前日知真定府劉詒乞
速擇名望大臣為夷狄所信慕者奉使和議庶幾兵革
休息大臣於此可以請行矣乃止以遣使報之其意不
過謂已遣李鄴輩不必更遣大臣耳前日謂不必遣大
臣今日乃欲遽煩陛下親征何其輕重緩急大不侔也
陛下嗣守神器當念宗廟社稷為長久之慮鑿輿一動
安危禍福之機在焉且自陛下踐祚以來民心安悅如
戴堯天儻輕此舉民心謂何若曰姑假此名以肅師旅
此尤不可蓋此詔一出都人民情搖動外寇未平腹心
已潰矣在景德中真宗皇帝澶淵之行當時猶曰幸而
克敵以今日觀之國力盛強民財豐實將相得人士卒

用命能如景德之時乎陛下乃欲輕萬乘之尊蹈不測
之險三尺童子亦將為陛下寒心臣父易簡嘗備位東
宮僚屬父子荷國厚恩而臣復處封駁之地不敢不為
陛下盡言臣區區愛君之心死不奉詔所有錄黃臣未
敢書讀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王禹使于金國不行罷尚書左丞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新
州安置資政殿學士王易簡與宮祠 王禹新除尚書
左丞詔禹使于金國軍前奉五輅而行禹有懼色門下
客李允文假設八難以問禹不能對入見上辭其行不
能禹固請且曰臣夢祖宗怒以五輅奉金國上大驚詰
其故曰祖宗何故不賜夢與朕而與卿耶禹言臣受命

而行職在臣也故祖宗賜之夢而警焉上曰何以驗之
禹辭窮何臬叱之曰王禹狂妄可退禹惶恐戰慄異日
且謂臣曰不托以夢不能免此行上怒之其父易簡亦
上章祈懇免行乃降旨曰王禹誑誕避事追還左丞告
命付尚書省毀抹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父易
簡落職與宮祠並日下出門 勅朕聞路溫舒以丞屬
而請往絕域傳介子以馬監而求使大宛蓋委質而為
臣無辭難而避事苟懷誑誕曷追典刑且位王禹世荷
國恩蚤塵革冒昨於纂承之始首掛譴訶不忍弃捐於
終復加湔洗罔思報德惟務懷安適邊境之繹騷遣近

臣而計議邀功生事黜賈生係虜之謀罷兵息民講魏
絳和戎之策擢爾侍從之列置之丞轄之崇特加寵數
之優式示光華之選逡巡求避撰造不根逮詰責而辭
窮乃張皇而情得方主憂臣辱爾乃便私之求苟罪大
責輕難示方來之戒姑從散秩往處嶺南尚務省循以
待寬宥 幄帷近臣義莫先於體國潛宮故老情宜篤
於愛君苟罔恤於艱難乃唯圖於安利刑章具在容貸
敢私具位王易簡頃以進讀之官而偕攀附之列視樞
廷之品秩既顯其身掌鼈禁之文章又擢其子寵數已
榮於兩得忠孝宜萃於一門逮遣使而出疆乃恃恩而
擇事寓既造膝而屬請爾亦露章而懇祈教子以義方

不蹈忠臣之節愛人以姑息亦非君子之風鐫祕殿之
隆名即外祠之閑逸徃思其咎無蹈後愆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劄子論兵機事 臣觀虜情徂詐多
方見誤去秋盛傳劉彥宗之亡彼方且點集人馬今春
又傳吳乞買之亡韓离不歸傳位彼方且休兵于燕山
今又傳粘罕之亡又曰畏熱而投雲中然晉絳城下兵
勢愈強軍壘愈多我師之出出無不敗則粘罕果歸乎
虜人誤我使不設備故其姦計每每如此臣竊怪寇出
詭道無窮而我誤彼了無一術間有臣下所獻計畫如
間諜如設水櫃如招叛亡如擣空虛如攻其必救如分
其兵勢三省密院騰播于天下大書文移處處有之安
知其無姦傳達于虜庭凡有措畫動輒知之彼必思所
以應之之道我能制勝乎臣願陛下密詔將師嚴訪武
備勿為所誤更詔三省密院凡事屬兵機勿得降出奏
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三

靖康中帙二十八

起靖康元年九月三日丙寅盡其月

粘罕陷太原河東安撫使張孝純被執馬步軍副總管王
 稟死之運判王筮提舉單孝忠皆被殺通判王逸自焚死
 宣和錄曰先是太原被圍提舉保甲鄭誼自城中出傳
 檄諸郡使為備諸郡悉集城下為守禦計粘罕由是圍
 太原未下分兵守之義勝軍引粘罕陷威勝軍及隆德
 府欲寇澤州逢朝廷講和官乃還太原遣人入城諭之
 曰朝廷已割太原矣丞開門孝純并副總管王稟曰朝
 廷使汝交割太原但奏朝廷云某等不肯堅守如初金

人大怒無如之何留兵數萬守之其首歸雲中賊衆於太原城外植鹿角木環其城厚數里中為小徑往來縱大警之是時天氣已熱賊兵各休於林樾之下而分食於太原十邑其守益固大酋既歸雲中有謀者來云四月二十七日於雲中張飲而慶者三日漢兒番兵打毬以助焉太原雖被圍甚密而竊出告急者不絕皆於衣領中為奏狀以達朝廷且速令進大兵解圍告急之人不能脫者間為賊獲見其書知朝廷興兵矣賊亦甚懼其告急之人能至晉絳者皆枯瘠如鬼曰太原城中煮弓弩及皮甲以食人將告竭矣朝廷命姚古為制置使領兵駐威勝軍其兵無故驚擾自威勝道還隆德一路

皆震人民奔懷澤間者甚衆是時諸路救兵未有至者獨种師中以本部兵最先進五月初及金人戰于平定威勝之間金人以鐵騎突師中死之至六月初平原告急者益少人皆知困內外憂恐或聞李綱為宣撫已到懷州及分命劉韜為副使當平定之路解潛為制置當威勝之衝折可求為都統居太原之北張思正亦為都統制當文水之南且命張灝為陝西路都漕兼河東察訪而督其軍軍旅甚盛河東之人皆喜曰太原圍解河東安矣然河東七月雖暄旦暮已涼鎧甲可御人相視曰炎暑固不可用兵今已涼而猶未進事將奈何又見官軍之過者皆江浙閩蜀之人俯俛跛躄竟日轉徙道

途之間問之曰汝何為者曰救太原兵也識者默然或有知兵者私相謂曰賊數不多廣為虛寨以張聲勢耳若使諸路三路同日而入賊必不能枝梧取勝必矣若參差不齊勝負未可知也八月初劉貽解潛失利賊乘勝急攻太原遂破實九月初三日也封氏編年曰初粘罕之圍太原也經略張孝純撫諭軍民曰金人雖在城下無能為害太原自古推藩城堅糧足加之兵勇我非不欲出師當俟金人糧盡氣失將驕兵惰及候援兵俯近內外相應使胡騎匹馬不歸上為朝廷報國下安汝等血屬可乎衆皆唯諾若數十萬坐守危城無有異心孝純之力也被圍既久孝純遣人縋城赴闕奏云契

勘太原被圍今已八月餘日城中居民死亡八九守禦之卒餓糧已絕以鎧甲充食者已二十餘日卒多疲病賊人知之外為攻且甚盛諸道援兵杳無來耗城中危急朝不保夕臣於倉卒反側之間雖尚且勉強彌縫枝梧然觀其事勢若援兵更數日不到必致上誤大計臣盡節効死自斷已久唯是遇陛下不世出之主恐不得預群臣之列少助尺寸而上無補宗廟萬分之一不能全闔城忠義之民望闕思死不瞑目所望朝廷博謀廣訪長思深慮為社稷天下之計不勝幸甚又貼黃曰臣竊聞宣撫制置使等諸道聚兵恐是計出萬全不止解圍太原遂將盡復侵地但緣本府已危矣難等待臣已

申宣撫制置等如王師並進不已戰勝即乞指揮諸將
不以太原存亡乘勝前來措置兼臣等尚以死守尚覲
覲王師之來又與男潁書曰城中事勢奏檢中具之兼
已申宣撫制置司汝更可少闕諸司兵餘不復言此中
况味正如病危待汗存亡須臾而呼醫未至其荒擾可
以想見也迫切迫切又云醫久不至今膏肓矣可柰何
然而忍死以俟尚異靈丹速投起此危證也又云忽收
賊人文字雖不可憑信然援師之來無耗而力已危極
不無憂疑果可柰何又云契勘今月十三十四十五日
據逐壁照望得賊馬自東南傍城頭北去意謂援師相
近逼逐前來至十六日後來却有賊數千騎節次南來

至二十日照得二三千騎復自晉祠榆次路北來連日
往來不定竟不聞王師遠近消耗闔城軍民久已乏食
又無生路極不安帖事勢愈危死亡之期近在朝暮可
速赴宣撫制置使司速賜催促大軍星夜前來解圍為
望又云今日申時已寫文字未發聞東壁報有金人數
隊到城下賫到已屯駐大軍太原勃極列文字大略云
汾州南閔平遙壽陽等處諸頭項官兵悉已戰退雖賊
計姦狡語言狂妄不可憑信但緣援師屢失期約又無
端的來耗闔城之人愈更憂疑可體念本府事體危急
人心反側促督大兵前來解圍萬一僥倖獲濟粘罕攻
城之具日砲石洞子鴟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

攻城先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之於斗樓槽中砲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棚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槽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輪上安巨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鞞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兩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填壕先用大板薪柴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填即先穿壁為竅致大鞮在內俟其薪多即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大既漸盛令人鼓鞮其焰亘天至能令填壕其鵝車一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千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

中亦設跳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絡巨石置彼鵝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鈎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悉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悉如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我又嘗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無何人衆糧乏三軍先食牛馬騾驢次烹弓弩筋甲百姓煮苳萍樹皮糠粃草麥以充腹次即妻男將斃之不忍也非王公之巧則太原不旬月即失矣又曰太原被圍二百五十餘日外城已失月餘城中乏薪乃毀屋取木熬骨充糞殍死百分僅存一二餘皆病不能振雖被堅執銳者以其飢乏悉委軍器但倚壁瞠目不

能步走至是金人攻重城如蹈平地王稟聞金人入城
復領羸兵與之巷戰身被數十槍孝純等為金人所執
粘罕謂曰爾以一城輒敢拒守且大遼為我滅今城既
為我得有何能乎孝純曰使我有糧你豈能逞其志也
聞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不務廣地爾滅大遼不使繼
世滅人宗廟德既不施地雖廣大極盛必衰兵雖黷武
好戰必亡粘罕笑謂之曰大遼天祚內政不修外侮鄰
國畋獵不時女色無厭湛酒嗜音我家大聖皇帝知其
必亡躬行天討以順代逆社稷丘墟固以宜矣何云無
德爾家國主遣使海上就盟者屢矣數數敗好我太祖
武元皇帝存大體不欲出師問罪我家既得雲中間你

家始以兵來朔界後趙良嗣馬擴等來我皇帝責其敗
盟乃不遣使事本當不欲通和以良嗣等再三請求乞
依好大聖皇帝降旨云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南
朝皇帝御筆親書令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涿易檀順
景薊六州二十四縣漢民其係官物及奚丹渤海西京
平灤等州不在許與之數後聞你家竊入燕京用兵失
律敗衄奔歸童貫再遣趙良嗣求禱我家圖燕京我大
聖皇帝遂分三路入燕偽后奔走遼大臣開門以降乃
遣馬擴歸你家朝廷獻捷我大聖皇帝不豫歸國交與
你燕京你家遣詹度使人招我家知平州張覺加其節
鉞使世襲平州又將不係交割民戶招誘南去敗盟之

君有如此乎向者我皇帝遣二太子郎君與我等分兵
問罪天兵既抵汴京你家君臣哀鳴請和請割三鎮二
十州以贖其罪太子矜憐從請遂乃班師誓墨未乾盟
言又變三鎮不還以兵襲我自古遠盟不克享國今再
奉勅命復行弔伐汝宜自新吾當用汝孝純曰朝廷之
事我未嘗預聞唯被命帥此一方世受國恩焉敢背棄
我聞不戰屈人之兵者為上向數攻城未嘗得志近以
我兵飢乏故城為爾所得又况攻城為下策何足道哉
孝純唯有一死以報朝廷勿復多言遂瞑目不語粘罕
又使人摔仆孝純及子決於地曰從我則有生理不然
吾以萬種之刑及爾父子決大聲曰我不負朝廷願被

楚搖抗言不撓父子要其必殺粘罕曰爾父子不畏死

先取餘官來令看遂將統制高子祐統領李宗顏運副

韓摠提舉單孝忠廉訪狄流通判

關姓 岌張叔達三十餘

人皆被殺而孝純父子顏色不變粘罕顧謂高尚書曰

押去勿令自盡孝純不食者累日稍稍為左右誘令啜

粥食粘罕令人押赴雲中 傳記錄曰粘罕之師至太

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

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處築

壘環流分人防守內外不相通遂陷

林泉野記曰張孝純知太原府兼河東路安撫使靖康

初粘罕來攻先築夾城於外期於必取百道進攻孝純

與副總管王稟以死守姚古种師中解潜張思政皆來
援敗去遂授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河東諸郡相繼
陷沒城中易子而食城破孝純不得已遂降 遺史曰
金人攻太原築長城圍其外用雲梯砲石編車洞子城
道併力攻衝張孝純與王稟死守朝廷遣加孝純校檢
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姚古种師中解潜張灝以兵赴援
解潜兩敗績古師中灝一敗績太原以糧盡而援兵不
至軍兵多餓死稟知太原不可守乃走入統平殿取檀
香御像以足練繫於其背縋城投溪而死 金虜節要
曰王稟係宣撫司統制官自童貫棄太原入覲留稟守
太原太原守禦稟功為多至城陷也稟引疲乏之兵欲

出西門無何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之虜騎已入城倉
皇之間士卒皆潰左右勸稟降稟嘆曰城陷士無戰志
又且門阻乃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
遂自盡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屍戟
手大罵率諸酋執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靖康小雅曰
王公諱稟宣和七年秋金人非時遣使來名之告慶實
覘我虛實也復紹言于太上請童貫至河東且授以雲
中之地既信之不疑貫乃出宣撫時粘罕遣點虜散離
木來迎貫于天長軍言詞不遜貫猶欲厚以金帛啖之
謂雲中可得也因遣辛興宗偕往見粘罕興宗至虜帳
粘罕厚為之禮以好詞遣回時胡馬已集入寇有日月

矣而貫不之悟興宗歸未決日而粘罕董師已及塞上
警報至貫以歸調天下兵拒敵為詞棄軍夜開太原門
而出日馳數百里還京師是歲十二月十六日也留公
為太原副帥因總宣撫司之兵屯者是月粘罕入代州
忻州守臣及石嶺關戍將皆開門迎降賊長驅太原時
二太子已陷全燕之地矣十九日太上皇帝以郊祀禮
畢恭謝上清儲祥宮兩邊上章告急且乞援師樞密蔡
攸匿不進呈是日蔡靖郭藥師張孝純各遣官星夜奔
走皆至京師攸貫知不可掩乃奏之太上大震不終禮
亟還內中遣中人梁方平以兵守河橋又遣何灌將兵
屯滑州以為之援貫攸等密預議遂傳位淵聖且為出

避之計攸恐身去朝廷禍將不測遂用吳敏自給事中
為中書侍郎李綱自太常少卿為尚書右丞託以庇其
家且謂敏有定策之功焉三十日遂行內禪之禮太
上退居龍德宮二太子既破信德府遣郭藥師以輕騎
先據河橋敗梁方平於大丕灌力不支亦退走未幾二
太子兵濟河明年正月五日貫攸挾太上皇帝后妃鄆
王楷等東走淮浙胡馬至國門之北閱月議和乃歸而
粘罕以謂太原未下河東勁兵必乘其後因留攻太原
公時總守禦之職以死拒寇城中食盡至煮弓弩馬甲
時筋皮充糧雖粘罕盡銳攻之自十二月至七月不能
支諸道援兵如姚古折可求劉光世种師中劉訔張灝

鮮渚等軍四面俱至賊分兵摧之皆不得前九月初九日城遂不守帥臣檢校少保張孝純不能死為賊所擒公獨率麾下決戰突圍而胡騎追之力戰不解部曲盡亡遂負大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嗚呼自京黼蠹國縉紳之士久以欺罔相承諛諛成風俗靡極矣無復長慮却顧天意既怒假手孽胡公之不濟天也雖忘身徇義其如天何彼尸將相之任者愚不知機莫不尚貪其生不肯盡節然徃徃不免拘執或不得其死孰若公挺然自斷視死如歸忠烈如是之盛哉詩曰矯矯虎臣捍城於并殫其智力沮茲奔鯨攻踰兩時賊不能乘無食無援百雉乃傾負像赴水義不苟生大節卓偉千

載光明靖康遺錄曰金人攻陷太原張孝純拜降太原城方四十里人守甚堅百姓自十五以上六十以下皆籍為兵屋舍皆拆去壁令所在相通貧富均食如一相持半年救兵不至糧食既盡殺老弱餉軍賊知城中困甚以雲梯登城守城者皆不能運動城遂破縱兵入城無問老幼皆殺之焚燒屋舍夷其城郭太原自此遂立墟矣靖康小錄曰初太原之圍自乙巳十二月至丙午九月初三日方破緣兵困糧盡援兵不接城中殺人而食困餓死者十將七八守禦人所食草木根及煮衣甲皮至是始困故賊得乘困破之居人及守禦向敵死者無數城破守臣張孝純持刀欲自盡左右侍兵抱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三
持奪去為番人擒虜惟通判王逸誓不屈賊登閣抱太
宗御容令人縱火而死太原陷時又有轉運判官王
恣者提舉常平單孝忠亦死于難後因恣家人自言贈
正議大夫詞曰頃以才選轉漕河東而奚虜之衆長圍
太原身與帥臣嬰城固守王略不澹卒為賊圍將軍生
降方安右校之位少從前死不隨屬國之歸程俱詞也
封氏編年曰張灝出榜云本司已援得太原已開了
四門今晚出兵前去應援仰軍民知悉士庶讀榜者莫
不相賀是夜將半灝開四門進兵往石州路去人皆驚
愕莫知其故後數日方知太原失始悟灝給衆出榜為
出城自逃之計雖三尺之童莫不扼腕切齒欲食其肉
灝被受勅旨令總陝西河東路將仰俾救太原者無他
以灝於孝純父子也欲使極力進兵不料其無他才搃
師幾年未嘗以忠規祕計指蹤將兵但委士卒迎敵捍
禦敗兵覆將挫辱國勢軍須億萬悉為金人所有不念
君寵父恩欺上罔衆唯務自全不忠不孝有如灝者乎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三

言爾父思其王國乘無節自全不忠不義皆以聽命于
聖也... 軍師... 金人... 不念
... 其無... 不... 其... 不...
... 其... 不... 其... 不...
... 其... 不... 其... 不...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四

靖康中秩二十九

起靖康元年九月五日
戊辰盡十三日丙子

五日戊辰吳敏落觀文殿學士宮祠

臣寮上言臣聞之國威柄惟賞與罰賞罰者是非之所
以分而政事之所以立也若為善者不賞有罪者不罰
則是非倒置無所觀矣竊見前宰相吳敏因上皇有內
禪之意遂決傳位于 陛下曾未累日致位輔弼自惟
年少恐不能協副衆望乃招賢能張大聲勢當是時也
人皆稱之及戎虜既退浸生驕侈贊之功偃蹇無所忌
憚邊防之急不復經意將帥之任不復闡懷器甲遲緩

而不預為之計糧食稽遲不早為之所般運失時蠹害
為甚凡此數者皆當今之先務雖究心悉力猶懼不能
以濟事而乃怡然視之如平時可不為之寒心哉以至
元祐舊臣則抑遏而不加牽復蔡氏大惡則蔽覆而不
正典刑使陛下之仁恩不能以下布而臣寮之章疏亦
沮而不行焉不問邪正同於已者善之不問愚知異於
已者惡之於是士大夫望民庶解體則今日之罷已為
晚也敏雖罷相然猶為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揚當江淮
之衝素號繁劇而觀文之職冠於祕殿可輕以授之哉
繁以罪去尚且得此臣懼自今以往執政大臣勤恪者
無所勸而懈怠者無所懲矣伏望陛下明其罪惡以正

刑章以為後來臣子之戒取進止又上言臣嘗觀李唐
諸帝其聰明英武無若太宗者及太子承乾廢以三子
一弟未知所立其亡心聊取佩刀自向賴長孫無忌抱
持以免請託晉王大事方決雖其平時英略如此一為
多愛所牽不知自處乃知在疑似之間能斷以大義略
無纖芥誠天下之難能臣伏觀道君太上皇帝方冬銳
然以大位內禪於陛下不謀宮闈不問閹官不詢群臣
使神器永有依歸其賢於唐太宗遠矣蔡攸出入密侍
聞上皇倦勤之意甚久姦人多慮用心不臧不肯宣露
者將有所待一旦上皇除陛下以開封牧攸知事勢已
定又自度父子稔惡平時曲憚陛下之剛明遂授其語

於吳敏俾之連白攸又贊敏為門下侍郎其慮患深矣敏不自揆乃攘為己功群小交口稱道以為有定策之勲茲實駭聞借使當時上皇意未有所主雖有吳敏何能為哉既貪天之功以為已有又得蔡攸所授之語雖思報蔡氏之恩略不顧君臣大義雖言章交攻之罪而敏橫身障蔽斥逐臺諫招引同門以為其助迫於不得已凡三四貶竄僅能置京攸於湖外而已陛下灼知其姦奮乾剛之斷授京海外竄攸嶺表分布子孫各置遠方京不及過嶺而卒於善地大不慰天下之心無有不歸咎於敏者方金賊犯順李邦彥欲議和敏則以和為是雖三鎮之重遽欲弃與及徐處仁欲議戰敏則以戰

為不然雖种師中逐賊出界不以為功王雲倍程北歸來尺書以議退兵敏遂沮其議及解潛折可求敗衄遂復請遣使以議和其失機會一至于此太原之圍幾年未解河北之寇既去復還其為玩敵莫大於此言章所擊稍涉蔡氏之黨則匿而不行進用之際稍有蔡氏之舊則力加推引惟効京攸專權跋扈略不知先國家之急又數與等輩交相矛盾懷姦積惡巧佞陰狠未見其比投之遐裔尚恐未塞人望觀文隆名宮祠優職豈宜畀之伏望陛下斷以不疑特賜竄斥布告天下使上皇恩德與日月爭輝無致小人妄有掩蔽臣將見天地悅豫神祇喜樂蠢茲夷虜不威自服矣臣有所懷不敢自

已幸陛下赦其狂率取進止九月五日奉聖旨吳敏落職仍報行

九日士申吳敏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臣寮上言臣近嘗論前少宰吳敏掩竊上皇內禪之德自謂有定策之功及專權跋扈懷姦設國固非一事理當投之荒裔以為人臣不忠之戒聖恩隆厚尚在體免止令落職宮觀罪大責輕未協物論誤國欺君罪通于天雖戮市朝未足塞責陛下自即大位屏出宮嬪不聞聲色近以星文謫見避殿減膳以消天變憂勤恭儉前古未聞雖村童野老言之尚能流涕敏身為宰輔自當仰體陛下至誠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圖報適者

厚費金錢數百千置婢妾三二人以供娛樂自謂宰相事業如此而已木石肺腸略無憂國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故內外細大之事一切不復經意同列詢訪笑而不荅伏望陛下詳臣前日所列之惡與今來所論之罪速賜投竄未足償誤國之大過亦使知罪之不可幸而免也取進止九月九日奉聖旨吳敏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手詔朕以嫡長受冊建儲十有餘年上皇畀付之意既已大定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忽降睿旨違朕開封牧乃用太宗故事鄉大夫知將內禪矣及二十一日宣制而百司庶府以至都人亦莫不知是時蔡攸領樞密院自知罪惡貫盈他日不免

乃引給事中吳敏於宣制日入至玉華閣王華閣者禁
中深密之地非外廷臣所得至處又二十三日引敏連
入蓋攸方經營江浙之行欲留腹心之人置在京師候
伺動靜中外相應其事詭祕難使衆知故引敏入深密
之地與謀爾攸既東行言章擊蔡氏者日至而敏傾身
障之詭計百出終以敗露及蔡京子孫皆遠竄而京子
條至荆南託進士黃大本附書寄敏為開封府緝捕得
之其書責敏曰僕父兄於閣下可謂有德矣閣下自布
衣登要塗立功名始終與父兄交契自應知之閣下縱
自謂我不出蔡氏其可得乎由條書觀之敏之為蔡氏
腹心明矣且朕以太子受禪何待人言若以謂嘗言則

入玉華閣之日乃在降旨建牧之次日何也攸乃詐傳
命令以敏有建立之功擢為門下侍郎其姦偽締構乃
敢如此是以上皇在龍德言每見管勾官待制譚世勣
李熙靖必曰內禪之事出我至誠不由人言言必滅族
誰敢言者以此知敏未嘗建言但攸引入與為他謀上
皇獨斷而為此策冠映古初矣吳敏乃以為己功可乎
若敏輔相有力猶可以贖罪又况深險而好自專弛慢
而不及事致今日邊事尚熾兵民未得休息投諸遐裔
亦輕典爾故茲詔示可付史館仍布告天下
告詞為臣之惡莫大貪天之功失職之刑孰先設國之
罪宜加顯黜用穆師言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毫

州明道觀吳敏性稟柔和中藏險詐竊名第以微幸之術盜倚任於擾攘之時惟取賈之績承蓋上皇之素定乃緣私黨之託謂有建言之因迨竄兇渠果忘公議究觀黨庇之迹迄符陰告之情且朕方勤政躬宵旰之憂而爾乃懷安肆娛樂之奉用人論事濟姦慝則有之料敵籌兵失機會者多矣稽使指有後時之慢忽邊防無先事之圖謀皆不臧咎將誰執有相若此惟國之羞既邦憲之稍伸顧人言之不置貶從散秩投畀遐方尚體寬恩勿忘循省

林泉野記曰吳敏字元中真州人登第蔡攸喜之漸進用宣和末為給事中金人犯順徽宗欲遜位皇太子攸援

知上意密以告敏敏以力贊其事淵聖即政驟加敏中大夫門下侍郎李邦彥為百姓所擊因罷相敏奏邦彥有功復用為太宰俄而陳公輔上書乞相敏力主和議太學生吳若奏書言敏姦邪上欲加若罪敏復諫止敏請早立儲貳又請增春秋一經許舉人習治進諫議大夫方時多事敏乃買婢妾以自娛臣寮言敏不可當危急之際又與徐處仁日爭議上前上為解之不已以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繼而開封搜得蔡攸所遺書敏受蔡攸恩不能營救上怒彰其惡涪州安置詩選曰敏字元中儀真人妙齡考發政和初上庠試書義有聲蔡京見其程文復愛其丰韻粹美欲以女妻

之元中辭焉釋褐授浙東學事司幹官除館職擢記注
西掖時年二十七王立篤鷺行中一時歆豔遷給事中
鄭達夫既相以言事落職宮祠退居維揚遂歸白沙數
年不以一事干人吳正仲矯居于彼元中師事之學為
古文四六質疑就正日夕不倦暮年文章大進薦紳咸
欽重其不以貴顯自高謚已務學如此宣和五年復召
還舊物兼直禁林制詞温厚人多傳誦蔡京罷相麻云
鳴戲再圖揆路之崇本予德意三告師臣之老乃爾令
名河北德音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
亦父老訓誨之德又云大田在望將觀年麥之秋南風
既薰宜解里閭之温敏有侍兒曰遠山美姿色通文理

敏每為文使供筆硯之後一日有訪敏者敏方據案運
筆遠山者方磨墨拂紙時服其風流如此宣和七年冬
女真倉猝犯闕上皇久厭萬幾元中建內禪之議即日
除門下侍郎靖康初進元樞拜少宰與徐擇之太宰同
命是時招徠天下名士凡坐黨錮廢黜悉加遷擢寔與
徐公議論不叶朝廷以防秋不遠廟堂不務同寅並罷
相以觀文殿學士外祠旋以事貶郴州安置
蔡攸移萬安軍安置

臣寮上言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
之刑賞之行非出入主私意與天下為公而已昔舜誅
四凶天下咸服者言其公也蔡京蠹國二十餘年罪惡

貫盈殺之宜矣吳敏等力為保護屈國法以報私恩天下孰不痛憤而遷延數月不正典刑陛下均見天下怨京之甚奮獨斷之威不恤姦言投之海外以禦魑魅雖三尺童子莫不為然京時敏庇覆之故滯留道塗至長沙而卒識與不識無不咎敏之沮格言章不早投竄致京身死內地扼掌而嘆者紛然如京之惡固大矣若彼之罪亦不減於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天下罪與童貫何異哉驕奢淫泆載籍所無苞藏禍心雖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容其辭今置之雷州實未協於師言雷雖在廣南其地瀕海絕無煙瘴土風不異於中州此吳敏之私意也今若不竄之海外不惟未正凶人之罪亦恐不足服國人之心願陛下速賜施行無使若京之早斃耳失天下之望臣不勝區區之懇取進止九月九日奉聖旨移萬安軍安置

十一日甲戌閣門宣贊舍人吳革往太原使粘罕

革見粘罕庭揖不拜計議邊事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語直虜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攻威勝軍等處人馬授書已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使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南且代選練精兵捍禦戎人而復遣使出寨以強中國大臣之謀優游不斷尚執講和陷于賊計而不能悟

十三日丙子譚植移昭州王安中移象州並安置

臣寮上言臣竊見比者金人愈肆猖獗并門之圍未解

河朔之寇深入而我師數有敗衄退走之恥者無他士
弗用命而氣不振也士氣不振則孰肯效死又安能取
勝哉然則士卒之氣何以振之儻倘朝廷於行法之際
有以大慰人望而快其平昔憤怨之心則士卒之氣振
矣且河東邊郡失守以至於今其勢益可憂前後敗軍
覆將所殺戮者不知幾何人孰不知析代之失始于譚
稹招刺義勝軍致令耿守忠輩開門迎敵陷沒要害之
地遂至於此也河朔自收復諸郡人皆知必有今日之
患向者長驅屠戮之禍城下要盟之辱不忍復道孰不
知燕山之變蓋緣王安中身為安撫措置乖方既陰知
其必有變而嗜利固寵不以告朝廷乃寅緣為私求自

便以歸致郭藥師背叛降敵為之道地遂至於此也此
非特士大夫知之凡嘗遭虜寇之患者無不切齒憤惋
思得此二人者而甘心焉今陛下儻後民望將二人者
重加誅責則天下之人必曰聖上哀念吾赤子之無辜
而就死地故求首禍之人以正典刑孰不鼓舞欣快而
相告哉如此則何患士卒之氣不振而弗用命乎二人
罪惡如此而朝廷未盡施行譚稹雖已責散官而尚處
近郡王安中初居隨州今改置臨江軍善地則何以慰
民望而快其積憤之心哉臣謂重行典憲之後猶當降
明詔露布其罪使天下咸知庶令軍士感勵自奮而成
敵愾之功正今日之所急也乃復加惠有罪特屈刑憲

以失天下之望伏望睿斷并譚稹招刺義勝軍馴致今日之患則罪不在童貫下又聞金人起師之因亦指王安中擅納叛降故去歲十二月二十五日赦文首著其事以謂因此構怨以至興師天下之人皆謂安中即有重責不謂久稽典憲今朝廷復有和議則安中之責尤不可輕亦助成和議之一端九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安中移象州譚稹移昭州並安置

貴史曰王安中到象州有詩曰後人誰促漁陽戰舊守猶遷象郡來 幼老春秋曰王安中字履道以文章有時名交結蔡攸攸善之引入禁中太上賜燕飲半酣是時鄭后有寵由未至中宮上出之鄭氏簪玉花上有雙

飛玉燕攸謂安中曰豈可無詩安中即作詩進曰玉鷲雙雙撲鬢雲碧紗衫子鬱金裙神仙宮裏驂鸞女來侍長生大帝君太上大喜安中由善四六致位政府別無他長除知燕山府制有曰高文大冊亶居後學之宗又曰推翰墨潤色之工為劇繁允濟之任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四

日對策其賦以六江為國學之經入也

日對策其賦以六江為國學之經入也

日對策其賦以六江為國學之經入也

日對策其賦以六江為國學之經入也

日對策其賦以六江為國學之經入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五

靖康中秩三十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五日戊寅盡十九日壬午

十五戊寅李若水見粘罕于榆次縣

靖康大金山西軍前和議錄曰靖康元年八月二十四

日若水等被旨曰下出門差往大金山西軍前和議九

月初一日長行十五日次太原府榆次縣見大金館伴

使蕭慶呼太師副使劉思呼尚書前來相見問勞甚勤慶曰

使副門緣何事來若水曰某等為和議來慶曰有國書

否若水曰有國書慶曰國書外莫別有議者事否若水

須當先去譯知國相元師為便國相謂粘罕也蓋前次邵侍郎

等一番奉使

謂即薄曹隊也

到來初間問他道國書外莫別有

議者事否渠言無及見國相却有面議之事臨時甚是

艱難要使副知若水曰某等來時面奉本朝皇帝聖旨

令若水等再三啟白國相元帥前次姦臣誤國照有施

行今日分差兩番使人前來

謂王雲馬識遠也

以道志誠悔悟

之意願國相元帥以生靈為念盟好為心早與通和則

天下幸甚慶曰容某等先為譯知國相若水等稱諾乃

歸幕次近晚伴使令人來傳語二人請排禮物土物來

早見國相次日譯語二人前來引請若水等賫國書押

禮物土物入軍門見國相行次中門列甲兵兩行至帳

前幕次下馬伴使來接迎慶曰國相先令來問使副一

事趙良嗣

係歸明人

是上皇時可上可下者人今不知在甚

慶若水曰趙良嗣今已謫過嶺南去矣慶曰不知幾時

被謫若水曰不是去年冬即是今年春亦未甚記得子

細也慶曰國相又教先來取國書履曰國書莫當某等

親見國相面授方是若水曰和議正要情通先納國書

去亦何害若水遂指笏出國書與慶慶恭領之即曰使

副且此少待容慶等先去見國相若水等坐幕中少間

譯語官一人來云國相請使副若水等令賫禮物土物

詣前與國相相見叙禮訖若水曰某等來時面奉本朝

皇帝聖旨令若水等伸問國相元帥新寒台候萬福國

相恭授禮訖復曰使副門來時賫朝皇帝聖躬萬福若

水曰某等來時本朝皇帝聖躬萬福若水曰某等來時
面奉本朝皇帝聖訓令若水等再三啟曰國相元帥前
次姦臣誤國罔有施行今者分差兩番使人前來以道
志誠悔悟之意願國相元帥以生靈為念盟好為心早
與通和則天下幸甚國相曰那收燕山時殺了底許多
人是生靈也無履曰國相若追思往事一一細較即使
使人何以為詞若水曰某等面奉本朝皇帝聖訓令某
等再三啟白國相元帥令欲以三鎮逐年所收租賦悉
奉貴朝願休兵講好國相厲聲曰既有城下之盟許割
與他三鎮那租賦便是這裏底怎生更上說也若如此
便是敗盟不割三鎮若水曰蓋緣三鎮軍民未肯交割

故欲將逐年租賦奉貴朝其利一止是愛省事幸國相

元帥開納國相曰公門不去勸諫貴朝皇帝教早割與

他三鎮土地人民便是好公事却來這裏弄唇舌相稍

空恐使不行稍空謂脫空也履曰本朝今則罔有忠義之士輔

佐令聖與昔日事体不同使人說得是與不是實與不

實如何瞞得國相元帥國相約若水等坐左右曰國相

請使副與伴使就幕次相聚若水等退伴使迎接若水

等過右帳下酒三行勸一鐘慶曰國相令某等伸問奉

使奉使為軍行不及為待幸明察若水等稱惶恐慶曰

夜來天氣大段寒了未知中原如何履曰東都尚未挾

纒慶曰南北天氣如此之異慶曰適來使副見國相所

議如何若水具道前言思曰國相道為有城下之約故
提兵專來若不割得三鎮土地人民將有何面目歸去
見國人履曰某等已曾啟白國相元帥非是本朝不割
三鎮土地人民蓋緣三鎮軍民未肯交割故欲以租賦
奉貴朝免得交兵生靈之幸慶曰但恐不可若水等退
少頃國相令人傳語送羊二腔酒三十瓶錢一百貫與
使副洗塵第三日早若水等詣軍前謝國相訖若水曰
某等昨日嘗以國事上冒台嚴欲望台慈以生靈為念
早為通和則天下幸甚國相曰貴朝當今之時譬如着
碁一段既敗則補其餘若顧藉恐一齊帶累了不可知
若水曰本朝若顧藉又豈肯以三鎮租賦奉貴朝也國

相曰不須巧說遂揖若水等坐國相曰使副門行甚路
來履曰某等由井陘來國相曰聞此路險阻不能通車
果否履曰然國相又曰去歲間解制置

謂解

統兵守井

徑路不戰而兵潰何也豈其險不足恃而兵不堪用乎
履曰去年帥被旨到河北兩路點集公邊弓手保甲繼
聞兩國通和隨時放散即非不戰而潰况亦不曾守井
陘路恐是傳之者妄耳國相又曰使副門來時黃河凍
未若水曰大河須極寒方凍國相曰使副門何處人事
在鄉里時以何為生若水曰某乃洺州人履曰某乃汴
都人若水曰某等在鄉中時皆以讀書為活國相謂履
曰副使既知書何故作右官履曰讀書無成乃困武弁

國相舉詩一聯近來漸覺家風好兒讀書聲女織聲若
水曰敢問國相元帥仙里台眷安在國相顰眉曰祖鄉
右潘州骨肉昨因契丹征遼東時皆被害近方得一小
女子履曰以此見兵革豈是好事履又曰陶淵明所謂
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國相曰屬履久之若水等退
是晚伴使來相見慶曰適來國相曰此番使副照忠稷
聰明只是所議不肯說盡話若水曰某等所奉聖旨止
是如此不敢虛誑更幸太師尚書因見國相再為稟知
慶曰當如所戒慶等退第四日早若水等再見國相若
水曰某等茲者特來議和欲便兩國區區之意已嘗稟
知敢望國相元帥早與開從國相曰待國書中答去若

水曰和議事大恐國書中不能盡曲折幸國相元帥面
諭可否國相曰亦苦無多事履等曰某恭傳得本朝皇
帝志誠之意遠來意曰却須得國相元帥端的言語歸
去便是使人不失職國相曰若不割得三鎮土地人民
決不可和履曰國相若堅執不回使使何許則是國相
曰使副不若且歸休若水曰縱使某等歸去將何面目
敢見本朝皇帝縱見將何以為詞更望國相元帥曲全
兩國之美國相曰不須切坦若水退第五日早若水等
再見國相方欲起言和議國相遽約若水等坐國相曰
已作國書了命左右取到遂傳與若水不得已措笏頌
之國相曰使副門少間便回如到京師煩為再三奏知

貴朝皇帝承遣使命遠來頒示宸翰及禮物等不勝感荷為軍行無物貢謝伏望睿察所諭三鎮租賦不須言及若差人速來交割土地人民即便回軍通和萬一不從須索提兵直到汴京理會也若水等又欲起議白國相作色曰已在言前不必再三若水等見事勢不可即曰容若水等來日謝辭了國相即行國相曰不必講此禮使副即今可便行若水等稱諾乃歸與國相叙別歸幕次國相令譯語官二人前去云國相傳語使副承遠來無以為謝白馬一疋銀鞍銜一副將花羅三十疋香藥一合上正使侍郎烏馬一疋并銀鞍銜一副將花羅三十疋贊嘆寧二十疋香藥一合上副使觀察更有酒

一百瓶錢二百貫犒設一行官吏若水等辭不敢受伴使來相見曰此是奉使合得之物不可壞却常例若水等不得已收之伴使相送及五里許置酒五盃餞別勸一鍾慶曰國相令某等再三致意使副承遠來為軍行無以為待望見察若水曰某等比來上荷國相元帥尚書台眷如伴使歸見國相煩斥若水等名致謝慶曰謹領台命叙別乃行十一月十一日歸次國門次日不隔班引見對於崇政殿

十九日壬午李綱罷宣撫使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李綱以宣撫使屯于懷州也諸將皆敗太原失守綱將士多叛去金人乘之遂大敗而還上怒遂罷綱使知揚州

傳信錄曰初賊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曦使金人軍中
議以三鎮人民不肯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
以疑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
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贍之和議可決成乃詔宣撫
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既而徐
慶仁吳敏罷相而許翰羅同知樞密院而用聶山陳過
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
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為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余
竊又嘆曰事已不可為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
謀出余於外則慶仁敏翰可以計去此數人者則余亦
不能久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荅不允

余具奏力道所以材力不勝任者且得昏潰之疾不罷
決誤國事亦併叙曩日榻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
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余赴闕且俾
沿河巡視防守之且余連上章乞罷知密院事守本官
致仕行至封丘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
知揚州時九月間也余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
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難以
虛受其責如宣撫司得兵若干防秋兵若干屯駐人處
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
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
具有籍可考可按臣既罷去恐不知者以謂臣喪師費

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益擇將帥
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誠和議未可專
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
復預國論敢冒犯以聞既而果有其言中書舍人劉珣
奏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中書舍人安扶奏准詞頭
李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李綱輕脫寡謀強執自任
前後敗壞覆將非一所有詞頭未敢具草奉聖旨令以
次舍人行下者臣伏見仁祖朝韓琦以直學士經略陝
西而好水之戰任福劉平皆殘於陣士卒死者甚衆仁
祖非不知諸將遠琦節制致敗也雖善其皆合事機然
猶坐降一官祖神朝韓絳以次輔宣輔西邊而將深入

荒域卒伍駭擾橫羅戰傷神祖非不知絳之推忠盡瘁
也雖原情無他然亦罷相止以舊秩出守鄧州蓋人君
陵降如天無心雖知其才能之可用忠赤之可倚為有
過焉不可不加黜罰也竊見李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
而聽用不審數有敗衄是致士氣益喪虜勢益張其罪
亦著矣陛下亮綱用心無他因其有請寵加峻職授以
便郡雖臣寮繳奏復命以次命詞行下於此見陛下厚
於記功薄於責過也然綱此行敗軍覆將耗財疲民非
特如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邊之失豈可不加黜責以
示懲戒乎臣至愚不肖嘗慕范仲淹之中正仰事陛下
非欲於綱敗事之後從而下石也但朝廷典刑不可不

三朝九鼎錄 卷五十五
正如陛下念綱前日之勞在所記錄察綱今日之敗志
在殲寇亦宜黜官降職以慰死者之心為敗事之戒既
不以今日之失而遂忘其前功又不以前日之勞而曲
庇其罪戾賞罰昭著如天無私則將帥聞之莫不感激
思奮而寇攘有可平之期矣所有詞頭臣未敢具草
臣察上言新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李綱本以凡才誤
膺器使外翼於蔡氏之門傾心死黨逮上皇將有內禪
之意攸先刺引綱為援使冒策立功而綱之罪狀有不
可掩者臣請為陛下數之太上皇心存道與倦聽萬幾
陛下以元子受天寶位臣下何與焉乃敢貪天之功以
為己力此其罪一也金人之兵傳於城下逮西兵之至

彼且心懼氣攝不敢肆行抄掠莫測西兵之多寡強弱
兩軍相持則易於和議矣綱乃妄意一勝逮姚平仲之
挫衄使之復逞虎狼之心其罪二也王孝迪揭榜取民
金寶京都之民為之騷動朝廷大議已定不敢取於民
而綱自出文榜以為功身為大臣躬詣大肆以收前勝
竊譽兵民使怨歸君上其罪三也兵既妄動朝廷不得
已暫行罷免為之死黨者嘿諭其意力率士庶伏闕乞
用李綱脅持君父幾至變亂其罪四也身領守禦不知
體國假君爵祿以市私恩四壁之賞太濫幾至數千人
而親戚故舊或濫轉官資或白身授官鮮有遺者此其
罪五也陰與吳敏黨庇蔡氏薦京入對上皇之歸也力

引蔡氏俾還京國蹤跡詭秘其遺攸書則有密語不敢
忘之說即不知所謂密語者何事此其罪六也自謂功
多排斥同列任情好惡妄作威福致陛下有惟辟作福
惟辟作威之戒此其罪七也身為樞輔知術疎淺不能
逆詐輒以蠟書付金國之使妄結于覩使金人復加怨
憤抄掠吾民致河北河東之寇未平此其罪八也陛下
以种師中之敗歿遣樞臣宣撫河東而綱輒敢拒抗君
命乞納陛下所與之官以臣抗君命幾于跋扈此其罪
九也逮其澤孟不務持重以量兵勢惟以軍法督戰遂
至解潛之兵潰散挫衄卒無尺寸之功以致并門失守
此其罪十也古人所謂是口尚乳臭者其綱之謂乎且

行軍用兵徒知襲童買之迹妄自尊大為寮佐罕見其
面獨智不能用賢果致敗衄損國之威使金人復擾河
朔致朝廷再遣使和議欲誅厥由咎將誰執伏望陛下
早正十罪大奮乾剛特賜竄黜以為人臣懷私誤國之
戒

李綱提舉杭州洞霄宮

宣和錄曰臣寮上言竊見新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李
綱輕脫寡謀強執自任專主用兵之議而無妙筭奇畫
及陛下命宣撫之任日冀其有功而前後敗軍覆將非
一耗用邦財不可數計綱亦知其罪而自列矣陛下復
加以寵召使守郡此臣所未喻也奉聖旨李綱差提舉

杭州洞霄宮

又臣寮上言謹按前知樞密院事李綱首用兵以解太原之圍凡戰守之策一切聽之不從中覆也而方略乖謬節制無術出師輒敗取辱夷虜太原失守天下寒心綱匿而不言近世大將誤國辱國未有若綱之甚者奏議有曰若弃太原乞降御筆手詔綱遷延懷州弗力救援乃欲以弃地之事歸之君父以逭其責懷姦如此且綱妄庸人耳平時諂事蔡京蔡攸結為死黨其為守禦司也京在城外遂以守禦之卒假京給使方君父在圍城中正賴兵衆以為守備綱乃以資元惡大慙不忠甚矣其迎上皇於南都也與攸耳語移時蹤跡詭秘不可

具言迨其還朝力欲援攸亦居政府中外詢詢莫知所為賴陛下察見攸姦不使入城然後人心翕然以定若綱言遂行而攸復用其禍可勝計哉今年正月金人至畿甸旋即議和既而勤王之師四面輻湊金人恐懼求去有日矣而三鎮詔書初未與也綱自以和議既成無以為功遂與姚平仲同建劫寨之策一敗塗地朝廷不得已遂與三鎮詔書興言及此可為慨然陛下隆寬廣愛薄綱之罪止於罷放而綱遂使其黨張燾馮楸方元若余應求陳公輔之徒鼓惑衆聽唱為伏闕之事幾至大變其初王孝迪斂民之金以犒虜人諫臣論列陛下重惜民財為罷之綱乃斂恩歸已收其勝以沽小民之

譽小民無知以為盡出於綱故伏闕之日聚萬餘貫綱
處心如此豈所謂善則稱君也哉今秋金人舉兵再犯
邊陲首以綱為言嗚呼綱之罪大矣尚以崇階均逸祠
宮非所以示懲也臣愚欲望聖慈正綱之罪授以散員
置之遠服以為將帥失職者之戒仍以綱罪惡明諭天
下以解愚民之惑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六

靖康中秩三十一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九日
壬午盡二十一日甲申

李綱落職依舊宮觀

又臣寮上言竊見昨者金人圍守太原久而未解知樞
密院李綱出總元戎戡定寇攘兵甲非不多也辟至為
屬官凡七八十員抽差人吏凡六七十名能否不辨幕
府紛然軍政出於多門臨時漫無成筭偏裨不知稟令
士卒自相殘踐以守則不攻而潰以戰則未鬪而遯斬
將不關主帥生擒則非虜人兵卒逃散金帛散失綱既

告罷其屬官或託故差出或隨逐前來各帶券曆不廢請給所謂法度紀律一切無有以此行師欲求決勝臣未之聞也大帥自當親臨戰陣以護諸將決求成功綱坐懷州去軍前凡數百里緩急何以及事其幕府參議機宜管勾文字勾當公事等官負數猥衆又多晚進後生綱傲然略不咨問其所與親密朝夕不相捨者惟鄒柄與張牧而已自餘僚屬將佐唯晨夕一揖而退若有所建明須先禱柄牧為之傳導然後得見故人多怨卒以無助而敗事况鄒柄張牧白身得官何嘗知軍旅之事綱數十萬之衆而決謀於此二人可謂踈謬之甚聞綱初欲過隆德柄牧力爭不得往及軍勢稍沮遽督諸

將士卒忿怒下情不通十羊九牧無所適從太原不守數日矣綱在軍中尚不得知何以望其能先事而料敵哉誤國損威莫此為甚觀文峻隆宮祠優游非所宜得願賜黜奪以協師言若鄒柄張牧贊佐誤事亦當追奪前命以明國威以肅軍政奉聖旨李綱落職依已得指揮差提舉杭州洞霄宮鄒柄張牧並罷見任令別注授差遣

又言竊見李綱天資躁輕濟以凶悞地位尊崇恥於咨訪辟置幕府皆一時趨附之儉人選用裨佐多平日敗亡之冗士圖事揆策既非所長料敵應變又其所短淹留累月糜費國用不可貲計卒不能解太原之圍若不

究正其罪而顯黜之則非所以定國是也然綱強辯似
智敢為似勇竊主威以交羣枉違公道以市私恩故一
時小人喜為稱譽每綱之敗則歸咎以賈衆怨蚩蚩之
民輕信易動綱之姦詐何由盡知若不明數其罪而播
告之則非所以孚庶聽也臣按綱之罪未易悉陳請為
陛下言其大者上皇獨決大議傳位陛下蔡攸乃詭傳
上皇之命謂吳敏有建請之功峻加柄用以庇蔡氏之
宗敏固已不勝誅矣綱於陛下龍飛之後乃始引敏以
為證奏疏自云臣與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綱之欺
天罔上抑又甚矣綱之罪一也今春虜騎至城下陛下
屈已為民以講和好其使都邑之民輸金帛以助國蓋

非得已執政王孝迪庸闇無狀揭大榜於通衢肆為乖
謬不可施行之論臺諫連章奏劾陛下即罷輸納或命
以官或以官折還元價綱乃掠人主之美使行營司收
榜曾不知出於陛下也故綱之罷其徒倡之市井無賴
千百為群白晝縱殺幾至敗事綱之罪二也陛下始降
親征之詔燕越兩王上表固請從臣言官亦皆奏疏乞
罷親征嚴都城守禦雖殿巖武帥亦以為言綱又自謂
躬述利害回鑿輿之行陛下俯順群情豈獨綱之力哉
欺愚惑衆妄自夸耀綱之罪三也迨西師四集种師道
之謀與諸將駐兵郊外虜營震懼若綱稍加持重從師
道之謀絕其抄掠徐為後圖豈有平仲喪師之禍平仲

之戰綱竇使之輕舉妄發誤國大計猶復肆為狂誕之言潰亂朝聽綱之罪四也蔡京弃去君父逃於拱州遣人以奏牘抵綱使之請對綱輒敢為京敷奏京亦恃綱在朝遽至國門以俟召命顯庇元惡輕負國恩綱之罪五也蔡攸建請上皇為渡江之計日構姦言離間兩宮遣其黨宋喚傳導語言狂率不遜神人共憤攸既以罪斥綱被詔奉迎上皇乃請以攸為行宮副使欲使入朝都邑震恐既又以攸有扈從之功力為營救綱之罪六也攸在丹陽綱自圍城中通書至為庾詞云不敢渝信又有太師鈞侯甚安此中不輟通問之語時京在占雲館也其披寫腹心親密無間一至於此綱之罪七也於

丐去之章妄云奉使而兩宮協和上皇之於陛下陛下之奉上皇天性至愛本無纖毫之間綱安得此語哉綱之罪八也綱任為元帥偃蹇違命輒取陛下除授兵部侍郎以後告勅繳納朝廷略無顧憚綱之罪九也綱自起總行營專主用兵近者乃復請卑辭厚幣以講和又請親降手詔弃太原於度外綱之罪十也今夷狄憑陵國威未振綱之誤朝致寇喪師辱命與夫懷諛黨惡之罪已條具于前矣伏望陛下奮乾剛之斷擴離照之明處以散秩竄之遐方以伸邦憲仍乞特降詔旨布告中外以肅軍聽

李綱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

又上言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貪天之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臣竊觀李綱劄子稱上皇厭萬機之煩欲授聖子意未有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臣伏覩上皇以神器授陛下蓋知天命人心有所歸屬奮然獨斷豈假人謀此帝堯盛德之事也當時蔡攸出入禁中刺得密旨報吳敏李綱欲使二人進用為已肘腋吳敏時權直學士院身在翰林故其議先達綱為太常少卿疎外無由以進而綱遂懷此劄子諸路示士大夫無不見之所論三事內禪乃其一也其詞引唐睿宗始立為皇帝復為皇嗣居宮事縉紳見者莫不駭愕罪綱失言由是言之綱豈知上皇聖意哉徒得攸言猶未敢

信且首尾兩端今乃敢明言上皇之意未有所發與敏力建大策則是誣上皇而欺陛下豈非所謂貪天功以為已力乎臣聞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義也唐儒言戴至德無異才惟能善歸於君為時所服若綱則不然綱劄子又曰歲首上皇南幸淮浙群臣亦有勸陛下為避狄之計者又臣躬述利害回鑿輿之行為固守之計臣竊謂固守都城兵民之心也陛下因人心而却南幸之議綱何與焉使綱嘗言之亦大臣獻替之常事何必高自稱譽耶綱又有劄子曰傳檄而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臣竊謂綱之傳檄必得陛下聖旨非假聖旨其誰肯從綱乃自以為功何也上皇北歸乃其本志

陛下遣近臣祇迓禮意曲備兩宮未嘗不和綱乃以為
協和兩宮何也此以善自予以過歸君人臣之義當如
如是乎綱以是數者平居叫呼銜曜要譽於流俗於奏
表中時發不遜語自比其功於張良劉幽求裴度李泌
流俗無以為不然遂以為真國柱石也大率綱之為人
高言誕計足以欺惑愚衆今春虜人頓兵城下而綱領
行營司及京城守禦司屢聲言破賊都人遭圍閉之久
莫不喜之使應援姚平仲卒無尺寸之功而國受莫大
之辱流俗猶信綱以為能用兵蓋其誕妄足以惑之也
方虜人邀索金銀朝廷根枯民間以足其數時王孝迪
為中書侍郎獨主其事揭榜立禁有四盡之語民甚苦

之臺諫交章論列朝廷遂罷根枯而民間未知綱乃乘
馬徧歷京城自收其榜使百姓歸恩於已又使妄言無
行之徒如馮檝陳公輔輩稱功頌德奔走揄揚以竊流
俗之譽遂率龔俗叩闕喧譟以劫持人主成其私計於
是已罷而復用推原其心罪不容誅為臣之義可如是
乎宣撫河東略無經畫肆意妄作督諸將決戰數路敗
衄使太原失守陛下因其乞罷遂與揚州今又與宮祠
原其罪狀此為寬恩而流俗紛紛謂綱於國有功不宜
閑廢此浮言妄議固不足恤然朝廷退斥大臣當暴白
其罪於天下使人洞然不疑則浮言自熄誰不信服臣
愚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綱之罪大正典刑報行臣章

以解流俗之弊奉聖旨李綱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
昌軍安置綱上書辯雪再責寧江軍安置綱上書辯雪再責寧江軍安置綱上書辯雪再責寧江軍安置
李綱再責寧江軍安置綱上書辯雪再責寧江軍安置綱上書辯雪再責寧江軍安置綱上書辯雪再責寧江軍安置
綱上書辯雪再責寧江軍安置綱上書辯雪再責寧江軍安置綱上書辯雪再責寧江軍安置綱上書辯雪再責寧江軍安置
許翰落職宮祠許翰落職宮祠許翰落職宮祠許翰落職宮祠許翰落職宮祠許翰落職宮祠
臣寮上言竊聞昨者出師河東大將种師中全軍陷沒
兵威剽刃太原之圍卒不能解仰貽睿聖宵旰之憂益
壯戎虜憑陵之勢忠義之士憤懣切齒曾不知本兵之
地資有以致之也師中老成持重號為名將練達虜情
洞曉軍律擁數萬之衆出援孤城所當料敵制勝臨機
應變以圖萬全之利必不輕舉妄發以僥倖速戰之功

也同知樞密院事許翰怯懦寡謀而好談兵輒以逗撓
不進移文督責使之出師以贖過師中素剛不受迫促
翰從中制之所不能忍忘其萬死以決一戰卒至敗績
陛下雖已錄其盡忠然師中齎恨地下而翰之罪曾未
暴白臣竇惑之使翰百輩在朝何所補而失一師中所
繫甚重謹按翰終始蔡京之門指天誓日結為死黨陛
下踐祚之初首叨除召為御史中丞未嘗一言以及京
攸之惡每復平日私讐聞者莫不憤疾首薦蔡氏族婚
陳求道為臺屬求道以道告訐得罪雖陛下灼見其姦
不復用然士論尤為之不平躡遷樞府方艱難多事之
時移病謁告累月不出今者尚以延康祕職出殿近藩

且翰在言路則黨惡庇姦以欺君在樞府則妄作生事以誤國迹其罪狀夫豈勝誅伏望睿斷重賜竄斥以為懷姦罔上之戒少贖師中將士九泉之寃取進止奉聖旨許翰落職與宮祠

許翰之進李綱所薦也太原之役翰督姚古种師中進兵解圍李綱之行辟屬官多碌碌之人然才者十得三四耳亦未嘗諳邊事劉韜沈瑄王以寧折彥質裴廩以知兵稱其寔能兵者誰也惟劉韜當遼州折彥質屯汾州王以寧督戰過文人此能効力者其他不過供文字備差使點檢而已如何大圭輕薄子何足置之幕下議者謂綱意廣才疎知人之鑑不甚明翰每右之師中敗

綱黜并翰罷

林泉野記曰許翰字崧老洪州人進士中第宣和中為給事中言高麗入貢奢侈之事出知亳州後提舉杭州洞霄宮靖康初以李綱薦召為御史中丞言蔡京童貫蔡攸皆坐責俄同知樞密院金人邀求三鎮翰言三鎮弃則京師不可都而天下危矣不宜許乃薦种師道宿將可用又請誅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楊戩李彥孟昌齡等家族并推治門生黨與上不允翰嘗督姚古种師中兵進解太原之圍及李綱黜并罷翰

金人遣王蒞來索三關地

遺史曰太原既陷金人使王蒞持右副元帥幹离不書

必欲割三鎮之地以謂一鎮既得兩鎮不可不割又誘說執政曰大金地廣非欲固得三鎮但朝廷既以許之不宜背約使南朝能以三鎮賂大金大金必不受以全和好然信義者鄰國之寶豈可去之使金人以失信責南朝提兵再至則何以禦得芮詭辭蔓衍指天地為誓而縱其說耿南仲以為然上念太原之失重惜河朔兩鎮為畿甸之垣屏乃通好於幹离不許以金幣寶貨以贖兩鎮命將作少監王及之為國信使以禮遣芮還

賜蔡攸自盡

中興姓氏姦邪錄曰蔡攸字居安京之長子也長於柔佞諂諛自幼出入宮禁與內侍無異專為優伶之態上

宴飲或丙夜乃出累加宣和殿學士深結內侍以固寵薦引門人劉儗韓駒吳敏輩數十人皆以禁從其妻黨宋喬年宋喚宋昞等皆因攸為侍從要職宣和肆年為河北安撫副使從童貫以收燕山府略無措畫惟拱手奉貫而已五年師還除知樞密院事加太保燕國公日夜侍上及諸內侍遊宴賜大第與京門相對權勢尤重於京故京復忌之攸復譖京使之致仕其家複道曲河暗通禁中邀上每私幸其第連夜不止僥倖者以一見得為天人大金入寇攸蔽匿告急之奏皆不以聞故兵勢熾矣聞大金逼乃隨徽宗南幸靖康初臣僚言其罪責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再責潯州雷州臣寮

再言其罪移竄海外遂賜死時年五十 國史後補曰
伯氏魯公之長子又所最愛當元符初官裁造院上為
端即時每退朝出內北門伯氏適來趨院必下馬拱立
門首以俟上過而後退上詢為何人左右曰蔡承旨衙
內也繇是上心善之其後常以為言况憑籍家世遭逢
異寵又如此皆若稍加修飭則宰相三公不屬他人矣
亦何必作為談媒用蕩上心依恃婦人破壞骨肉至違
背天性上孤恩紀上既睿晚明在宮中反咲謂左右蔡
六詎應為宰相耶是徒為時主所窺凡所勞心不亦惜
乎

二十一日甲申標童貫首榜開封府

監察御史張澂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前來廣南
路勾當公事臣於七月二十九日出門八月一日起發
連夜蹉程及公路密切根逐前去至八月二十二日到
南雄州已遵依聖旨處分各已施行了畢別無疎虞及
具奏聞去訖臣契勘廣南與嶺南接連地氣炎熱兼即
今秋暑方壯自南雄州至京計三千五百餘里五十二
程委是地里遙遠今來臣所勾當事竊慮或有變動雖
已用水銀等養浸固護兼程齎管前去赴闕外奏聞事
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檢坐前後臣僚言章并
張徵所奏令開封府大字於市曹要闕處出榜示標首
臣僚上言臣竊見近遣監察御史張澂前去廣信取童

貫首級仍降臣僚章疏并聖旨列其十罪元惡大憝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梟首通衢孰不欣快昔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蓋刑人與衆弃之也臣愚欲乞將前降言章并所列十罪播告天下使四方萬里之外咸得聞知既足釋百姓憤怒之心又可召和氣而懷夷狄取進止九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檢坐到十罪言章指揮下項一承靖康元年九月二十三日檢會臣僚上言第一章責授左衛上將軍追廣陽郡王豫國公致仕池州居住第二章同上第三章移柳州安置第四章吉陽軍安置第五章臣契勘前後臣僚論列童貫罪惡非一理合誅夷陛下仁慈未欲置之死地從輕貶竄於貫恩

德厚矣臣訪聞貫尚遲回方命不即就道今來朝廷使使奉迎上皇竊慮貫稔惡弗悛規免謫命尚欲僥倖還朝緣貫姦凶久著軍民怨憤欲食其肉近者金人犯城逾四十日民庶不堪圍閉之久叩闕洵洵歸罪宦官騃擊而死者十數輩貫若復入都城竊恐別致生事兼前此陛下嘗降指揮令貫守禦京城乃敢盡室南奔官為太師寵極王爵去國之日更不朝辭揆其情實殊無人臣之義也兼已罷宣撫司職事却復擁精兵自衛按春秋法是謂叛逆罪惡如此若不重寘典刑何以厭服衆望陛下斷自淵衷更賜黜責施行仍降睿旨令開封府多差得力使臣管押前去至貶所進止又第六第七章

惟陛下思夷狄侵辱之變實生於貫致上皇前日之播越軫陛下父子之情肅卽今日之拘縻傷陛下兄弟之愛太祖太宗百戰得天下童貫危之此而不殺臣恐太祖太宗含怒於上天未已也臣竊願陛下奮乾剛發睿斷卽貫之貶所檻致京師召百官陳九師誅於觀闕之下醢其軀以賜戰士函其首以遺女真戰士受醢必踴躍以增氣女真發函必聳惕而畏威契丹之怨稍紓卽女真之師自退矣苟或不然則垂盡老奴將苑牖下陛下受侮四夷貽譏萬世無以慰祖宗之神靈則女真之兵恐未殄也臣不勝激切之至取進止第八章臣聞人君以至尊統於士民之上百官萬民仰而承之率職

戒懼不敢易紀律者禮以為之防也是以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必謹其文物度數之別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有討無赦所以別嫌明微以正人心也伏望陛下斷自淵衷大正典刑天下幸甚取進止奉聖旨誅訖告諭中外

粘罕陷平定軍

粘罕既陷太原府汾晉諸州乃東攻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之死傷萬人竟不拔乃攻平定軍欲據井陘也其往攻之喪士三千人又與幹离不兵合攻之亦喪萬人而拔之

措置守禦京師置四道總管以李回為太尉大河守禦使

范訥河北宣撫使
朝廷以出師屢屛不能絕金人割地之請且虜騎深入
思得長策以衛王室四道總管統天下兵分制諸路為
京師衛東道總管統京東淮南之兵西道總管統京西
河東之兵南道總管統京西南路湖北之兵北道總管
統河北之兵以折彥質為宣撫判官以李回為太尉守
禦使以備粘罕改訥為河北宣撫使以備幹离不又以
都水使者榮巖陳求道監丞許先之等同諸將帥以守
要津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七

靖康中帙三十二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日甲午盡十日壬寅

二日甲午王雲至真定府見幹离不已圍真定引雲者攻
城

三日乙未种師道除河北巡邊使未行再命河東宣撫使
以疾召還京師

是時師道已疾在鄭州疾篤昏塞復蘓部曲請留公曰
念臨軒之語忍不進耶抵河陽疾甚朝廷聞之亟召還

京師宣醫不輟

五日丁酉夏人寇懷德軍通判杜翊世禦退之不血

幼老春秋遺史曰夏人入寇奄至懷德軍城下通判杜
翊世力請知軍劉銓率衆死守運火牛發石機樁木泥
毯擊之翊世身自撫循士皆感激爭奮箭無虛發賊死
傷萬計遂忽引去翊世字元弼成都華陽人累官至朝
議大夫
徽猷閣待制宣撫使司參謀官折彥質授龍圖閣直學士
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

六日戊戌卯刻有大流星東南流光數丈
韓离不陷真定府安撫使李邈死之兵馬都鈐轄劉頊力
戰自殺

初劉韜為安撫使以守真定既而除韜宣撫副使韜又

辟真定府路總管王淵鈐轄李質歸於宣司朝廷乃以
樞密副承旨李邈為真定府路安撫使邈優於吏職而
拙於應變且新至真定人心未附邈知金人必攻真定
乃發三四十奏告急於朝廷請援皆不報倉卒之際金
人圍城百姓之情不親故金人不旬日而拔之邈被執
金人累諭邈不肯屈被殺

趙子砥燕雲錄曰知真定李邈城陷之日金人執見韓
离不使之跪曰本朝無此使之拜又云比肩難當使之
飲曰我非臣僕欲脇而從之韓离不止之曰其人高節
不可屈致於是與之伴食同飲韓离不南寇欲與偕行
邈辭於是押至燕山

三朝北盟錄 卷五十七
節要曰真定之陷也邈已抗節於高里字故為高里字
執之燕山偽相劉彥宗逼邈不從復逼邈剃項髮邈亦
不從彥宗逼之甚邈遂盡削髮為僧終不從彼之俗又
且示其不仕彥宗憾之間於粘罕粘罕命彥宗殺之邈
談笑赴市至死不改
遺史曰建炎於旌褒死事之臣贈邈節度使制曰朕思
復艱難之業永懷將帥之臣禁暴安民雖未成衛社稷
之效忘軀殉國庶幾得死封疆之臣又曰方虜師之入
塞當孔道之雄藩邈無唇齒之依坐失金湯之固拘原
方力裹革莫還不貽隴右之羞迄厲睢陽之操
靖康小雅曰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兵馬都鈐轄劉公

諱頊靖康元年秋八月金人以三鎮不可得復兩道興
師入寇幹齊不之師十四日入塞以衆攻廣信軍保州
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帥臣觀察使李邈措置乖謬
九月六日賊遂登城邈為賊所囚時公為都鈐轄以身
率衆晝夜搏戰上城先是賊攻北壁公力拒之至是賊
偽移攻東城邈復趣公往應之力攻兩日一夕潛移攻
其還薄北城：中不知也黎明賊忽鼓衆憑堞而上城
陷沒公猶率衆巷戰麾下稍亡去公頌其弟曰我大將
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挺刃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為
賊守矣遂之孫氏園山亭中解絛絕脰而死嗚呼古之
命將未必皆武夫也馬援欲以馬革裹屍方謂能處死

李在李邈

應作罷在李邈

在李邈公知忠孝之節故不憚殺身為

人臣師範亦可謂有古人之風矣詩曰將軍死綏古人
所長有如劉公與城俱亡兵擊常山公以身當生竭其
勇力挫犬羊天未悔禍虜益鴟張公雖瞑目萬古騰芳
粘罕幹离不會於平定軍議再入寇

節要曰粘罕自太原東之平定幹离不自真定西之平
定以議再寇京闕右監軍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
北已得真定兩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
河俟兩河既定徐圖過河以取東京不為晚矣今若棄
兩河先犯東京苟有不利則兩河非我之有也兼太子
昨已到京不能取之幹离不未有語粘罕怫然而起以

軍字應作京

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酋曰東京中國之根本我謂
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而自
下昨東軍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
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
物回手得之矣幹离不欣然稱善諸酋不敢沮之入寇
之計遂決於是粘罕與幹离不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
馬擴自真定府獄中脫身西走山寨結集屯聚

先是馬擴遭劉韜誣以謀反寘于獄中得旨委提刑司
置院根勘提刑司差深州兵曹畢璠制勘方結案而韜
為河北制置使朝廷恐本路官觀望別委京東路勘時
已七月矣擴寄繫右獄九月金人再圍真定城陷擴猶

三朝北盟錄 卷五十七
矣真定之亡李在李邈公知忠孝之節故不憚殺身為
人臣師範亦可謂有古人之風矣詩曰將軍死綏古人
所長有如劉公與城俱亡兵拏常山公以身當生竭其
勇力挫犬羊天未悔禍虜益鴟張公雖瞑目萬古騰芳
粘罕幹离不會於平定軍議再入寇

節要曰粘罕自太原東之平定幹离不自真定西之平
定以議再寇京闕右監軍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
北已得真定兩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
河俟兩河既定徐圖過河以取東京不為晚矣今若棄
兩河先犯東京苟有不利則兩河非我之有也兼太子
昨已到京不能取之幹离未有語粘罕怫然而起以

軍字應作京

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酋曰東京中國之根本我謂
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而自
下昨東軍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
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
物回手得之矣幹离不欣然稱善諸酋不敢沮之入寇
之計遂決於是粘罕與幹离不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
馬擴自真定府獄中脫身西走山寨結集屯聚

先是馬擴遭劉韜誣以謀反寘于獄中得旨委提刑司
置院根勘提刑司差深州兵曹畢璠制勘方結案而韜
為河北制置使朝廷恐本路官觀望別委京東路勘時
已七月矣擴寄繫右獄九月金人再圍真定城陷擴猶

未知是日將午而饋食者不至遂迤邐至門則寂無人
有一老兵曰廉訪何不去番人已入城矣擴入獄告諸
囚盡為去其徽纏即趨擴易服竄西山和尚洞山寨結
集兩河義兵各據寨柵屯聚自保

李若水上言乞救河東河北

臣自深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闕南凡歷府
者二歷縣者七歷鎮寨者四並無本朝人馬但見金人
列營數十官舍民廬悉皆焚毀鉅墾戶之類無一全
者唯井陘百井壽陽榆次徐溝太谷等處僅有名存然
已蕃漢襍處祇應公皂皆曰力不能支脅令拜降男女
長幼例被陵鑠日甚一日厄殘窮苦狀若幽陰間人每

闕字在外闕

見臣知來議和口雖不言意實赴愬往往以手加額吁
嗟哽塞至于流涕又於山下見有逃避之人連綿不絕
聞各集散亡卒立寨柵以自衛持弓刀以扞賊金人屢
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勦殺可見伏節死義力拒腥羶之
意臣竊惟河東河北兩路涵浸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
因蔡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聊生繼而童貫開邊燕雲
首禍搜膏血以事空虛丁壯疲於調發產業蕩於誅求
道路號呼血訴無所塗炭桎梏誰其救之陛下嗣位之
初力行仁政獨此兩路邊事未已今戎馬憑陵肆行攻
陷百姓何如勢必脅從而在邑之民無遂巡向賊之意
處山之衆有激昂死難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哀斯民

之無生服斯民之有義媿起顏回痛在肺肝望深軫聖
衷下哀痛之詔慰民於既往決采擇之計拯民於將來
上答天心下厭元元之望
十日壬寅詣龍德宮上壽
先是上皇謂金人必再犯京闕請帝留京師治軍國政
欲自往西京治兵宰相吳敏勸上言不可也上皇向在
南方已有截留諸路兵之意今幸歸京師陛下問安視
膳全孝道足矣豈可以軍旅之事累之乎至是天寧節
詣龍德宮上壽上皇滿飲乃復斟一盃以勸上而大臣
有躡上之足者上堅辭不敢飲而退上皇號哭入宮翌
日置黃榜于龍德宮前捕鬪諜兩宮語言者賞錢參千

貫白身補承信郎自是兩宮之情不通矣
婁宿陷汾州守臣張克戩死之

先一日婁宿使人來城下言知州已下可出城拜降無
使人民受殺戮知州張克戩令人射賊云有死無降任
你攻城賊遂退歸云代州太原尚自為我攻破來日定
為我城婁宿親提兵攻城自早至已其城遂失守臣張
克戩既知臣破不與賊俱生乃具朝服望闕號拜言臣
非不為朝廷守城以張灝帶兵潛走城上無人致城陷
沒臣知不能出見陛下唯以死答朝廷遂乃自縊

陶宣幹河東逢虜記曰靖康元年八月十二日余被差
宣撫司幹辦公事到覃懷十三日參李宣撫十七日差

往河東汾州觀河東察訪使兼制置軍馬張灝軍并斬
統制官冀景并至汾州介休縣見制置軍馬王以寧喻
李宣撫意令與威勝軍范世雄合為一軍八月二十八
日至介休縣王制置凌晨已起發往威勝軍某即追路
至五十里方見王制置具傳合軍之意王制置云介休
縣錢糧六七日煩公在此截錢糧數日某逐日自介休
縣往義唐川截糧九月初一日起發宿孝義縣初二日
至汾州才入城即見官軍枕籍於路者不可勝計問之
皆起云是重傷人輕傷人疾患人重傷輕傷皆不被賞
給遷補疾患皆無粥藥仍剋除附帶軍前抛弃糧食累
日無食戰士每日支米二升半止得一升八合請米錢

七十文銅鐵相半是時官中已不使鐵錢但以此充數
耳或攢聚數日闕乏止支錢會子一紙錢會子止得三
四百文九月霜寒諸軍衣賜不至有赤露被堅執銳者
余即語制置使張灝云戰士如是狼狽張無以對始灝
軍汾州鄉兵正兵約七八萬解潛正軍威勝軍地名護
甲鄉兵正兵約九萬先七月初一日張灝遣統制官折
可求副統制張思正統領軍馬解圍太原凡七日軍行
三十五里至地名郭柵營於中下四高迫窄之地中有
溝澗探謀不審卓望不明大軍止為一營十一日早賊
兵至先擊左軍左軍稍勝又擊右軍右軍不勝突入中
軍是時兩統制與應副錢糧向運勾三人帳中早膳間

三朝北盟錄 卷五十七 晉國公府書
賊騎突入流矢中向運勾死兩統制騎馬走後軍不見陣而潰八月初解潛護甲軍無探謀無卓望忽見賊幟潰於軍中元負器甲鎗刀皆未釋縛軍中驚潰兵馬填塞坑谷不知其數抛弃金銀錢糧縑帛以數十萬計先一日護甲地震殷殷如雷聲次日軍壞解潛僅免竄歸監田宣撫司聞止解潛軍前自八月十四日張灝遣副統制張思正統軍馬由文水縣解圍太原張灝約張思正十五夜携具入軍中相見思正荅云軍中無此禮灝十五夜携具入軍中相見啜茶列盃盤間軍中虛驚喧亂張灝急索馬馳歸須臾軍走潰散傷損千餘人矣十七日至文水統制官李安并其子忠信先登殺獲幾二三百

千人不暇取級城中見官軍至歡呼歌舞皆以壺漿相餽既得文水張思正更不入城留其軍保守貪功希賞遂徑趨太原未行間十八日賊兵清曉至人馬困乏所負器械皆未解縛恐我軍先動遂先鼓噪發喊三聲以恐我軍不動賊兵遂至始發一隊自西南來相繼不絕而至我軍走山山後絕壁我軍橫死者不知其數軍皆四走已在賊圍中賊說令降皆脫剥赤露然後敲死得免者十無三四使臣將佐百餘負金銀錢糧縑帛抛弃以十餘萬計後軍統制冀景不見敵先走張灝軍一次陷郭柵一次陷文水所失七萬餘衆余被宣撫司指揮往彼點勘軍馬止有八千餘人馬五百疋每賊至城下

杜門謹守不敢出戰賊兵恣行剽略無有救者文水之舉先約許孝烈軍尅日並進至日失期張灝軍有赤露被堅執銳者有賣軍器者有鼓唱引去者有使臣妄冒占放者將佐輩日事盃酒更無紀律汾晉一帶已失支梧余於張灝處呈劄乞分擘軍馬於官道劄寨照應防護糧草重傷輕傷人速行揀選犒賞如重傷不堪出戰人權發遣向裏將養免耗軍食病患人安泊於空閑屋宇內差使臣點檢粥藥醫治病并諸軍犒賞支俵三次皆不被受及詢之衆軍有云一次得絹二尺半錢二百文一次不得有言俱不得者張灝云俱是統制官並請去統制官支散不明余觀張灝軍種種狼狽欲亟馳還

宣撫司具言之九月初四日早別張灝太守張克戩運副李百宗欲行張灝留飯飯罷既行才出城門張灝張克戩運副李百宗欲行自後相送望東北賊騎塵頭稍大余不敢返遣价傳語云東北有塵了且亟行遂加鞭至晚抵孝義縣民云城西方且廝殺何故官人來此余亟馳入城遣介於城西探統制官田秀并本縣尉果與賊戰各無勝負抵暮欲歸是日汾州發遣重傷人千餘人於晉絳就醫養皆為賊所殺初五日至初九日賊馬四散於村落中劫掠人莫敢出初十日早張灝遣統制官李安并田秀至回牛嶺把截至孝義縣未敢前方遣探未至至未後探至回牛嶺一帶無人馬可以行矣知

縣王藝云某賊累輩凡三次皆為賊騎攔截不可行今
輒欲附後乘如何余云甚好至申時余與田統制李統
制王宰宅眷俱行百步後兩探騎至適義唐川有賊馬
劄寨遂復回由西南趨溫泉縣宵至行七十五里纔曉至
溫泉縣城中一空初八日已為賊破殺者六百餘人稚
子抛弃于道死者亦數十輩縣宰簿尉俱被執諸官解
悉狼藉籠篋書帙紙扎散亂於廳堂間余與田統制李
統制於監務廳早飯罷欲由汾西縣入趙城縣至汾
西縣界三十里問路村人云官人不可從此行番賊見
執溫泉縣官員在一山頂飲酒此去數里李統制問番
人多寡村人對云約有三百餘欲打汾西縣余謂李統

制云賢部下有一千二百人八十餘騎田統制下有一
千四百餘人八十餘騎共百六十餘騎三千六百餘人
軍聲亦不少可以踐起塵頭徑趨汾西縣縱未見敵交
戰亦足以救護虜掠李以為然云慙此少俟田軍坐移
時田軍不至余謂李曰遣承局促之凡遣三兩輩約一
餉間承局繼至云塗中無田軍問一行人云有一項人
馬已趨石州路去矣余與李愕然相謂曰制置司差田
軍往回牛嶺把隘更不相關白不稟制置司指揮趨石
州豈有是理李云事既如此日色已晚四野無人居止
不若速回數里由隰州路行至平陽府出頭即整軍起
行自汾西縣至隰州一帶人戶驚移盡起止存空屋余

三朝北盟錄 卷五十七
與李日食盡煮粟粥隨行人兵更無物食皆飲水足重
不能行十四日絕早至隰州城外城上皆掛搭守禦太
守藍安國字伯康躬親開門出城相接余李即入謁之
問守禦次第云人兵止有三百餘騎人二千人糧有一
月弓箭鎗弩之類悉無却出城於行衙安下令諸軍飽
食憇歇一日是日午未間忽報制置使張灝運副李伯
宗由石州路今晚宿隰州余云二公何故忽來至申後
運副李伯宗至余即謁之問所以李漕云初十日侵夜
張制置并張統聞破太原不相關白不令汾守知拽軍
馬起行某即出來張制置發中流矢一已中張制置右
伴使臣張即馳馬走去張制置欲往石州渡河過陝西

某自來欲至絳州支揆錢斛是時張制置張統制拽軍
馬行城中官吏居民婦女突關而出不知其數張守知
遂差人捉縛居民婦女入城官吏居民悉竄婦女多為
所執是夜西北赤色如血至二更方散李漕云赤色如
是累日矣

粘罕留女貞萬戶銀朮守太原率兵下太行取孟州渡河
入寇幹离不留女真副統韶合遼東漢軍萬戶韓慶和守
貞定率兵取黎陽渡河入寇
粘罕再攻威勝軍吳革回闕

按字應作撥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靖康中帙三十三

起靖康元年十月十七日乙酉盡十八日庚戌

十七日己酉駕幸飛山營閱砲

遺史曰上出郊按砲而竿折拽砲人有死者上不悅賞

賚有差因登城北壁而還是時金人在河東河北謀兩

路侵入有砲五十餘座在郊外不收入城兵部則曰屬

朝廷係樞密院合收樞密院則曰自有所屬耳軍器監

提舉官內侍也方以罪去京城所則曰京城所掌守禦

也未守禦何預於我哉或謂駕部當理會駕部則曰庫

部何不收終不能津般入城既金人犯城下盡為攻城

之用

靖康小錄曰十月二十日聞真定失守唐恪聶昌耿南仲又且誣奏以謂真定通判獻城賊豈能破也又邀駕教砲七十座議者以謂萬乘之尊出教七十座砲縱砲之可以殺人能得幾人

粘罕再陷隆德府

是日粘罕至城下言要守臣出城議者是日通判李諤出城入粘罕寨見粘罕言我今提兵問罪趙皇去不攻你城但將犒軍酒食糧斛來我等城外過去諤乃奉聽是夜入城言於知府張有極言可與父老共議遂呼在城父老等言通判昨日相見去言不打城壁只要犒設

酒食等物可否良久衆皆曰若如此是拜降也如通判要與即與男女等只願守城遂不出報次日早粘罕使人來問犒設物衆官上城城下人云前日李大夫許我犒設昨日何故不送來父老等喧言罵詈言這裏無犒設物諤止之又云不可但與他所許物無使攻城萬一不虞悔之何及將官言公莫待反耶遂以刃中諤面粘罕攻城城陷殺戮甚衆劫掠無遺知府張有極被俘十八日庚戌范訥除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門下推轂以行所以示倚成於閫外築壇而拜所以震聲望於軍中屬嚴武服之共載修戎備之飭時謀元帥

斯得異能咨爾薦紳聽予誕告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
亳州明道宮高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實封七百
戶范訥莊毅而不撓靜深而有謀識談事物之微學貫
韜鈴之要慷慨自許早蜚英於武科發聞惟休久積代
於顯位承樞機之密旨寄洮隴之中權巧閑祠宮避寵
環尹朕方軫疆陲之願頗深鞶鼓之思對以燕閑有言
可績寄之綏撫非爾而誰是用還之旌旄進律益川之
重盛其車服視儀亞傳之崇於戲時方艱虞民亦勤止
兵選奕而不振惟紀律之宜明將虺復而寡謀惟節制
之宜審非畫略無以制勝非忠義無以感人隱如長城
茲有全策後竚爾功之茂庶幾吾圉之寧可特授檢校
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加食邑五
百戶實封二百戶

金人陷麟州建寧寨知寨楊震被害

楊震宗閔之子也既冠從戎以斬馘功補三班差遣從
討方臘至台州黃巖縣又解台州之圍進官修武郎知
麟州建寧寨金人寇寨欲降震震不從時寨兵精壯者
悉從折可求死於交城之戰所餘老弱百數守志弗堅
震奮勵守城金人急攻閱旬日城中矢盡城陷震死之
震之子名沂中方從征河朔得免於難次子居中執中
亦被害

詔河北河東便宜行事

三朝北盟錄 卷五十八
詔曰朕通好鄰國屈已增幣無所不至凡以保守疆土全養生靈敵未退師攻陷城邑每聞邊報痛切朕心已令盡詔天下之兵矣凡爾州郡豈可嬰城自困坐待其斃今仰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州軍各得便宜行事合從連衡相為救援見便即動無拘一律其見任官能與鄉里豪傑率衆捍敵得守城邑大者寵以公爵次者授以節鉞或登用於朝廷世襲其地各宜體國奮然自効無使鄉里墳塋坐受殘破父母妻子生致離散朕祈於皇天告於宗廟北顧流涕明告此言忠臣義士莫不動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京師士民讀詔書往往泣下真定府陷報到京師朝廷以新失太原又聞真定

府之報上大憂之患將帥非人思得英豪之士以衛兩邊乃下哀痛之詔

詔河東河北清野

詔曰朕嗣有大統屬時艱難外侮憑陵元元被害於是
指弃金帛寶玉不可數計以救百姓於塗炭之中敵統
退師痛自抑損斥去華靡日惟蔬食卑詞厚幣繼修和
好遺賂之使項背相望凡有所求悉從其欲哀冕車輅
稱號之美猶無所愛凡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而敵勢
未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土地殘我人民覆我宗社使
吾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驅虜財物積聚皆遭劫奪忠臣
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為戰令下之日應河北河東

京畿便行清野保守城邑其有聚徒結衆捍寇立功自
節鉞以下皆以充賞仍仰州縣預以名聞若自能斬首
獲級者皆倍軍功凡我赤子與其殘於敵人之手流為
異域之人孰若從危即安轉禍為福興言及此流涕無
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能率衆勤王或立功河北河
東者並依此推恩咨示衆庶咸體朕意
臣僚乞催發諸路勤王之兵

臣僚上言竊以去年之冬金人入寇出我不意故河朔
諸州堅壁不戰天下諸州或不勤王陛下皆置而不問
恕其倉卒失措也今年自春夏以來皆知金人必復深
入若天下諸州或不勤王以致大河失守都城危急則

事平之後當須行法令者寇將逼河伏望睿斷行下樞
密院疾速施行若事平有功則當以次推賞古者侯伯
之國州牧統之以夾輔王室有急而後至則斬甘誓曰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自古及今未
有賞罰弗果行而能使人赴難不避者惟陛下聖察奉
聖旨依奏其勤王若敢後時當職官並以軍法從事
十八日庚戌詔求人材

詔曰修舉政事全藉人材人材之難所宜愛惜詎以一
眚遂廢終身除係籍挾姦害政罪狀明白不可任使外
餘皆隨才收錄勿謂曾經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輩薦
引遂皆棄逐庶事革心以應時用三省及臺諫官深體

此意以示至公
粘罕等令楊天吉王芮持書問朝廷遺契丹梁王及余覲
蠟書并元割三鎮

書曰大金骨廬你移賚勃極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
同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因啓釁以至連兵曲直所
歸彼此自見思得尋盟之計用申割地之言厥後事固
稽留約復渝變况上皇之鑒未遠抑亡遼之戒在前既
思再造之功可忽輕忘之意將久保有成之信盍早畫
元議之疆曾自為辭管行制送今則反假士民之固圍
更張軍勢以解圍茲事難圖昔言安在迺者差蕭仲恭
趙輪等賫書報復回者輒受間諜之語陰傳構結之文

敢蹈前非又在今日為定申過朝廷奉到宣命據此釁
惡更踰上皇仰就便差官問罪從長相度施行今差保
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芮充問罪使副
前去若深悔前過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鄆王并太少
宰一負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府即行
誠諭並令開門以待撫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圖謹白
先是麟府折可求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子梁王
與林牙蕭太師統兵十萬出榜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姦
臣結約毀我宗社今聞南朝天子悔過遜位嗣君聖明
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前日敗盟之事當不論也
吳敏以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遂為

粘罕遊兵所得
宣和錄曰先是幹离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府詔遣
路允迪以和議書止粘罕聞幹离不大獲金帛屢遣使
數輩來意在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
曰吾兵強盛如此當與虜抗衡而滅之彼既領吾肅王
等過河吾胡為不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者等
逾月不遣有都管趙輪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詐以
情告館伴邢侗曰金國有耶律金吾者領契丹精銳甚
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大國可結之圖其二酋侗以聞
朝廷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輪賜耶律納衣領中仍賜
等各帛千疋白金千兩輪還首獻其書於粘罕粘罕大
怒以輪書表聞其主具道宋反覆之狀得報云深入攻
討事無大小皆委元帥府從長措置施行

靖康要盟錄曰先是四月因虜使蕭仲恭等還朝密賜
耶律太師以黃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左金吾衛
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
結好于澶淵敦信修睦百有餘年邊境晏安蒼生蒙福
義同一家靡有兵革戰鬪之事通和之久振古所無金
人不道稱兵朔方拘縻天祚剪滅其國在於中國誓好
之舊義當興師以拯顛危而姦臣童貫等迷國擅命沮
遏信使結納仇讐以金繒分據燕土金匱之約藏在
廟祧委棄弗尊人神恫怨致金人之強暴敢肆陸梁俶

三朝北盟錄 卷五十八
擾邊境達於都畿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
非因成內禪肆朕初即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
思大遼之舊好輟食輿念無時敢忘凡前日大臣先誤
國構禍皆已竄逐思欲親仁善鄰以為兩國生靈無窮
之福此志既定未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趙輪之來能
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冀假中國詔
令擁立者哲衆望所屬宜于國人無如金吾者適諧至
意良用欣懌昔聞金吾前為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
晉王實為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向
使前之謀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不亡
然於天祚不害其為忠而於耶律氏之計行至忠矣宗

室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慰遺民
之思方今揔兵於外且有西南招討太師之助雲中留
於尚書願忠佐之一德協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
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惟金吾圖
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輪面道委曲天時蒸滌更
冀保綏白

靖康遺錄曰先是幹离不退師回燕山遣蕭慶來催前
所許金帛詔三省同議所以待慶者衆議以蕃賊要盟
城下請割河北而并寇河東自敗元約夷狄貪而無信
不可復與金帛請收其使者於是送蕭慶於都亭驛一
小室中封其戶傳食以過凡數日徐處仁吳敏當國建

議謂蕭慶本契丹人為金賊所滅不能無怨不如善遇之使歸與余覩謀共舉兵以破金賊上遣吳敏至驛慰勞蕭慶始令開戶慶見敏即慟哭投地敏令左右扶起以上意存問之謂之曰本朝皇帝以金人渝盟而來督金帛群臣不忍故請留大使於此皇帝以大使本契丹懿親奉使而來元非得已謂大使良苦遣敏奉候慶泣對因陽罵云金人反覆無信義始與臣國約和取其金帛而竟滅之乃立異姓稱藩臣之國王契丹外孫也強見逼立非其本意每言天皇創業踰二百年一旦淪亡未嘗不泣今大朝誠能賜以誓書約為兄弟如先朝南國故事願歸約國主舉兵相應上以報大朝之賜下以

復國家之讎破金人必矣即大朝遲疑不決本朝孤弱惟其所制中原之難未有既也敏心喜以為誠然退奏慶言如此因請賜余覩書令慶賫去厚禮待之慶得書遂行始過河即宣言南朝有書令我約契丹共滅大金并書馳驛送至粘罕由是賊愈忿矣

以工部侍郎王雲借尚書持書從王芮使于軍前

書曰姪大宋皇帝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下謹遣使人往敷誠悃睿明兼照當蒙洞察往者信用童貫姦謀誤國遂致連兵頻年不解逮初嗣位即有悔悞之心頗聞聖情亦有和解之意及皇子即君之至汴城自無力攻之事國相元帥之圍并州止守從初之約載惟信義賓

不愆違乃出聖慈夙深告戒頃者姦臣一二近在廟堂
但知宰輔之言所當聽順豈期離間之事輒敢肆行將
使兩國之情義不通懽欣不接姦邪之罪若此竄斥之
典何逃瑕玷盡除群情所快今茲循省已自篤於私誠
亦冀寬明無或追於往咎顧三鎮乃祖宗之地當務保
持况大國有伯姪之親宜蒙宏恕願以賦租之入增為
歲幣之常還守舊疆別為信誓如此則仁恩之厚何可
彌忘盟誓之堅自應循守上符天道下順人心博易交
通不乏四方之貨耕耘自若遂安兩境之民緬想聖懷
亦同至願不宣謹白

又書

昨因告發知有緝書姦人詐偽何所不至若兩國通和
貼然無事則無隙可乘姦人不利緣此構造意在間諜
頃者按治已正典刑諒惟聖明特加洞照遣王雲去面
道其詳又王雲口陳雲等奉本朝皇帝口宣自今春大
兵至城下荷大金皇帝再許結懽盟皇子即君成此恩
惠社稷再安生民休息但本朝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
義有虧今盡行竄逐專遣王雲陳謝有下項事令雲等
告求皇子即君謂如三鎮有太宗皇帝行宮先祖陵寢
在內及諸州民情愚迷顧戀若行征討百萬生靈性命
可憫欲以稅租折為銀絹三十萬代割三鎮通舊來銀
絹五十萬每年通計八十萬兼此日皇子即君曾言下

項禮數今惟大金皇帝開境數萬里撫有諸國欲以皇帝車輅衮冕等為謝及令使人附宰臣等表奉冊寶增上尊號仍令三鎮之人遇大金皇帝生辰齋僧十萬人祝延聖壽

王雲至真定幹离不大怒謂雲曰禮物復還若二十日之間不即割地則提兵至闕下矣

遺史曰先是王雲奉使還時太原未陷金人亦頗厭兵遣雲來只要三鎮租稅限半月到燕山府仍要朝廷遣使命三人分往三鎮告諭從初請則便可解兵仍不得爽約雲星夜奔馳到京師入奏上大悅顧問大臣皆不肯許之雲與少宰吳敏素不協以事黜責雲知唐州雲

獨再三抗疏論列利害敏百端沮之竟不遣至是敏已罷相王芮還朝廷遣雲偕行以宰唐恪令翰林學士承旨吳玠作告議以懇三鎮之地其略曰若恤鄰存好則洪恩再造提師再至則宗廟殞亡識者咸哂其氣沮弱而言不祥 王芮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御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姦人之所為也芮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大金皇帝徽號上乃卑辭深明其故非朝廷之罪厚禮遣芮還

三朝北盟錄卷五十八

三朝北盟錄卷五十八
宣和錄曰先是義勝軍四千人屯平陽其將劉嗣初領
其衆聞粘罕已圍太原密遣人獻平陽圖于粘罕於正
月十九日叛歸金人於是粘罕益熾粘罕既破太原乃
進攻汾州且分兵以寇慈隄以北諸郡勢甚張汾州堅
守以待救俄聞朝廷分河東為兩路其隆德府即為東
路經畧平陽府即為西路經畧各命守臣以援汾州十
靖康中帙三十四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丙辰盡二十九日辛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九

靖康中帙三十四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丙辰盡二十九日辛酉

二十四日丙辰粘罕陷平陽府知府經畧使林積仁都統
制劉銳棄城走

宣和錄曰先是義勝軍四千人屯平陽其將劉嗣初領

其衆聞粘罕已圍太原密遣人獻平陽圖于粘罕於正

月十九日叛歸金人於是粘罕益熾粘罕既破太原乃

進攻汾州且分兵以寇慈隄以北諸郡勢甚張汾州堅

守以待救俄聞朝廷分河東為兩路其隆德府即為東

路經畧平陽府即為西路經畧各命守臣以援汾州十

三朝北盟錄 卷五十九 宣撫使事
月初十日汾州失守主將張克戩死之當是時議者曰
汾州之南回牛嶺者險峻如壁可以控扼於是乃命將
以守朝廷又遣劉銳統衆駐劄平陽以捍北邊然國用
乏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
麥而已士咲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賊領統師以寇
回牛嶺賊於山下仰望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
吾曹病矣為之奈何未敢前進俄而官軍散去賊乃登
為十月二十四日賊至平陽銳領兵遁去遂陷平陽官
吏皆縋城而出自後威勝隆德澤州皆失守矣
逢虜記曰十月十九日至平陽府三四十里見村落間
牛畜車乘居民婦女官員宅眷扶老携幼號呼之聲蔽

川而下問所從來云賊破汾西縣并靈石縣趙城縣霍
邑縣一帶驚移人戶避寇至此是日晚到平陽府謁平
陽府都統制劉銳銳仲武之子語余李宣撫被召种安
撫河北巡邊种公至鄭州以疾乞致仕相繼差折參謀
名彥質字仲古遵正子也陞宣撫判官權宣撫使事李
宣撫未至諸帥及制置司統制官申發邊檄文字五六
日無與決劉云雖被命差充統制並無人馬汾州劉統
制張思正人馬又不知所止有今日統制官李安人
馬步人一千二百人馬八十餘疋汾州制置司差往回
牛嶺把隘又不屬管萬一賊馬出沒何以支梧余退即
謁太守林學士名積仁字克美某謂林曰賊騎次第不

三朝北盟錄 卷五十九
久至殊不為備何也林云城上敵樓今春為背叛歸朝
官劉嗣初耿守忠所焚無軍兵無糧食無器具何可守
也某謂林曰此學士已不作守計林曰係殘破州郡賓
不可守余云既如此可於南門差官堅守先遣出婦女
老小留壯人居城中以省糧食是時城中尚有七八分
人寇不至即已萬一寇至旋作處置林令虞候請兩都
監令開門放出婦女老小留壯人十月初八日至宣撫
司見折宣判具言九月初三日破太原有鄉兵自太原
走出至孝義縣言城破日城中尚有萬餘人官負并宅
眷軍人富民縑帛盡為張孝純焚了唯餘金銀張孝純
與其子被執軍民皆癯瘠委頓宅眷皆投濠河者不知

其數途中又聞金人遣使講和某大不然之但以此相
款要生姦計爾所過州縣皆相慶悉已弛備使司須行
下令嚴作隄備仍申奏朝廷折宣判云某恰亦上心來
又云某過州縣無軍馬無糧食無器械何可使之守也
使司當契勘速攢那支撥應副軍前遇戰又不納級及
數處有潰散軍兵嘯聚作過如溫泉縣汾州回牛嶺一
帶可速築堡寨以為籬落折公云公近日邊上來盡知
仔細又將家所論甚好有數事欲再煩公出又日近得
旨令極力保守平陽府并汾州一帶平陽府今為汾隰
等路帥府隆德府今為威勝軍澤州等路帥府懷州至
管內安撫使司公事知平陽府林積仁不作守計都統

制劉鈺是朝廷差來不用命可煩公往彼見林積仁與語朝廷今日陞平陽為表一路與一州事體不同萬一失之是失一帥府堅不作守計何也汾州平陽分擘軍馬應守禦次第可與劉鈺商量施行劄子差余前去平陽府勾當并照應汾州一帶余納劄子申奏朝廷納級指揮賞格每納一級轉一資是時軍前遇敵殺獲更不納級候邊事息日一例轉資乞支撥軍器於闕少州縣乞將統制官并戰士七日一次犒賞乞召募有武勇使臣并効勇守城依制置使司請給食錢乞給旗二面付某招集潰散軍兵日下分募支給請受招集五百人減二年磨勘乞差撥軍馬前去軍前應援使喚乞支降逐

州縣少闕錢糧得兩日行下指揮數內軍器更切於見有州軍僭那宣撫司重行應副降賜庫造旗二面付某招集潰散軍兵武勇使臣并効勇各計召募十員差撥人馬余十月初六日早辭晚宿狼車即發牒遣介往隆德府請姚李二漕理會錢糧初九日晚至澤州城外馬鋪安下初十日早謁直龍圖閣太守高世由三日招集潰散軍兵一千三百餘人悉皆赤露癯瘠並日下給券親自押赴平陽府都統制劉鈺處交割十月十七日至平陽府首謁經畧安撫使林積仁具以折公之語白之林云城決不可守也余云今日事體不同太原已失此陞為帥府屏捍一路當極力保守御前近降處分甚是

於初是應作
初是

丁寧今漕司與宣撫司亦自極力應副賊馬未至自家
已不作守計何也是時城中有四五分人余再三白之
林云甚好來日於都監到城上一觀余即謁劉都統麾
下若干兵馬某近離宣撫司見近宣撫言照發軍馬來
劉云并張思正軍馬共有萬人差使處已自不少十八
日登城城週圍二十四里敵樓戰棚一百五十餘座經
耿守忠劉嗣初焚蕪之後更不曾修完糧有五百餘領
但可以掛搭四門敵樓以百步法守之守城二十四里
合用三萬人城中止有軍兵三四千人余問兩都監敵
樓戰棚雖經焚燒至今九箇月因何不修完兩都監荅
云少匠人闕材植余又問何不優直雇召百姓匠人某

昨來行趙城霍邑道中瀕汾河見官中牌筏失於水次
者自不少何不取用兩都監又云般運費力余云今若
取於趙城霍邑事無及矣城中樹木逐急盡伐以用如
有不足拆係官空屋舍并民居空屋內民居空屋後來
官中修還并牒施行都監又云見官科撥行下諸縣應
副至今諸縣不為着緊余對云待牒府取會弛慢縣官
職位申宣撫司至二十三日申後謁都統制劉銳云適
得回牛嶺關報賊馬犯回牛嶺余云都統莫須遣援兵
否劉云統制司見管軍馬一萬餘人遣四千軍五百疋
馬往回牛嶺把隘二千軍往隰州見存者四千軍馬五
百疋寇至豈不要接戰守城適又得府州知州折可求

書來求援兵書辭懇切要郝仲連提兵二三千救援府州已破豐州并二寨探報得欲來攻府州極是危急劉云此處軍馬見患少郝仲連自是宣撫司差充平陽府路副統制本司不敢差須申稟宣撫司余云都統更宜多方擘劃措置事不可緩退謁林經畧林云今日偶得進奏官報某落職與遠小處監當某已是罪人只今交割便行某云經畧更承受得何處文字若止是進奏報未得朝廷劄子豈可便交割離任且更審細之方當邊事之際但恐擅離任朝廷恠訝愈不便林云恰得關報賊馬擊散回牛嶺把隘人昨夜已得趙城縣次第已過趙城縣余對云昨晚謁劉統制方聞賊馬在回牛嶺今晚

到趙城其行甚速余顧林經畧使令輩問此去回牛嶺近遠云一百九十里某少頃拜別經畧且行林云却往甚處某云事已畢且歸司余退畧歸早飯欲別林經畧飯畢至使衙即見林公戎裝索馬張蓋余至即請余余問經畧不出林云經畧不出適又有關報賊馬離此三十五里余云劉統制知否莫須遣兵把截掩擊不可使向林云適恰報劉統制行兵出城復又入城不知如何已遣人傳語問矣公行得否余云即今便行遂退才出府衙趨南門遣隨行人於城北催行李同出城約兩茶間見市肆往來人云賊馬已至城下斯須余親隨任忠押行李至云不可出矣賊馬已至北城下有一人携一卷文

字立濠根叫云打話余謂任忠曰汝可管押行李且於
礮務尋一安下處我自登城已有看至城已有三四百
騎後面塵頭不絕相繼而來至酉時約有萬騎立濠根
携文字人云大王交我招安你城中官吏軍民有文字
在此將索來釣上城我去問你憑若不降也不降你憑
若不降時大王領人馬從降州掩你憑下來者你走去
那裏去城上人皆不答又問如何不做聲今都來攻打
你城也日已晚且去也更與你憑一夜商量來日恁地
時候城破也賊馬遂去離城東北四里劄寨余語劉統
制云賊馬既至請都統速差官分擘地分催軍民守城
軍兵稍有上城者百姓并本府官吏盡不上城余語劉

統制云若林經畧不上城何以率官吏軍兵劉統制云
遣人請不見余云待某自去請躍馬至府衙中悄然問
林經畧所在云已登城即至城又不見到城西問來往
軍民曾見林經畧否云着白布衣恰自此擦城下去矣
見兩都監一監務余語之曰三公不要走可同共守城
余即下城於街巷親率百姓上城家至戶到呼召非老
即小或婦女輩壯者悉皆逃避矣盡率軍民止守禦得
東城兩壁餘兩壁無人守禦雖有登城者亦皆乘間擦
城逃壁斬十數輩不能禦遏至侵夜兩壁守城人擦城
逃避十去三四至四更巡城去之殆盡余守南門至五
更忽隨行人報統制官西門出余至西門統制官已出

至二十五日五更余亦遂出行十五里聞賊兵掩殺我軍行二十五里天曉賊騎追趕驚移逃避人戶稍截車乘并頭畜四百餘道間居民婦女扶老携幼或相離弃號呼之聲所不忍聞

是日城中居民以官吏皆走以城降

二十六日戊午侍御史胡舜陟上言乞救援中山

胡舜陟言伏見陳蠟書其詞哀切首陳真定城破屠戮生靈不知幾人虜據高城愈難追退臣讀之流涕竊嘆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為援也李邈三四十狀奏陳畧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而愛人民但以與虜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之甚也臣為陛下言

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民而貴和今虜差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虜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一城尋侵而南有并吞席卷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寶貨詭辭為順使不為備我之使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以虜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偽便謂和議以定宣撫司見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於亡陳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救解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今虜悉力中山城下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

河北下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不
以宗社為心乎諱廟又言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
理不為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存亡不復顧恤則更無可
論若欲保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前來諱廟
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和不
復應援則非為宗社忠計第恐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若
大臣謂今日無兵何以為援臣以為河北之民皆兵也
使諸郡縣傾廩庫與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
不為用但係措置何如耳諱廟乞宣撫司兵自深冀來和
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東中山兵為內應則轉禍為
福易敗成功其言亦似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

日下詳酌施行

絳州軍亂守臣官吏散走

河東逢虜記曰十月二十八日絳州被潰散軍兵并本
州軍兵放火自亂太守朝散大夫李弼傳并官吏軍民
散走獨存市場務官吏秉義不得名自操鎗刀殺獲數
十人遂稍定是時絳州衙兵為太守擡轎既行出城各
捨轎而去復入城中攘奪金銀李守遂步行至高樂絳
州倉庫有漕司金銀纈帛糧斛約三百萬河東漕司歲
計盡在此只童貫平貨場匹帛兩綱自是六十萬皆被
奪去

遺史曰是日軍亂守臣李元孺通判徐昌言弃城走軍

民劫軍資庫蓋四川一百八綱盡在絳州下卸然後河東州軍轉請人知富饒遂致攘取帑藏為之一空

二十八日庚申黃鶚除給事中由海道使金國先次以禮物等往因議和臣金冠粘罕至澤州城下

二十九日辛酉侍御史胡舜陟上言政事未得其正宜反正之

胡舜陟上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熙豐間王韶建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廣南勤師遠伐至崇寧以來尤甚西開青唐

以及夏國南築谿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而驅赤子蹈鋒鏑死者不計其數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敗契丹百年之好約金人以墟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寇猖獗長驅中原豈非所謂弗戢自焚其事好還乎陛下踐祚適丁斯時宵旰之勞未見微効蓋天怒未解人力豈能勝哉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為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謾驕奢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閹官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

無所忌憚任用不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鐫削懷才抱器者陸沉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斂賦歛未得其正也數者不改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正之庶幾震怒一解妖氣自銷詔令三省照應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

靖康中帙三十五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辛酉盡其日

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卒

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至懷州遇疾奏利害於朝曰金人頃邀金帛安然北去今若復來是必集諸國大舉鋒銳不可當臣前計不聽青滄衛滑既不宿兵無藩籬之助欲乞大駕幸長安以避其鋒至於守禦攻戰責在將帥非萬乘所宜任也詔師道赴闕計事還都而卒

精康小雅曰公諱師道隱君之後其先世衡諤誼皆為

名將公復能世其家威著西夏燕山之役公為都統制
論不與童貫合節制復不從公出既失律以劉延慶代
之二太子之寇也公自陝右同弟師中姚平仲等提河
隴勁卒赴難京師遂除同知樞密院時二太子攻封丘
門公建議乞優以金帛官爵募拳勇之士乘城縱胡人
登城俯及女牆即執而殺之且令城中發喊不輟縱火
誘胡人使登不信宿可盡戮之白時中李邦彥吳敏李
綱皆不聽既而勤王之師大集公欲簡科分為三等上
等出戰餘皆守城先立厚賞之格以示之選將分總距
賊寨二三里環營守之總絕其剽掠使其乏集趨姚古
以所領西師會河朔將兵選精銳五萬人自河陽駐滑

州進屯賊營之後尅日併力攻之此必勝之策也時李
綱方遣姚平仲劫寨又不用公言儻欲城下決戰則渡
河之後會諸道擊之又不用公言平仲敗績公復言劫寨已
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
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不十日賊遁
矣邦彥等畏懦又不果用賊既退除公宣撫使屯滑州
既而又命移屯河陽時公年七十餘老病憊甚自力上
道遂薨於途嗚呼公之料敵制勝審矣當時將帥無出
其右者邦彥庸繆故不足道而李綱號為喜功名者復
不聽公策此為可恨然公之未亡天下猶倚為重既復
謝世孰不嗟惜嗚呼此亦天也詩曰壯哉此翁謀深氣

勁終始一節佑我三聖百戰之餘所料必勝提師入援
賊虜威令疊畫長籌衆莫之聽割地增幣醜虜益橫萬
里長城恃為藩屏倏嗟不祿亂有何定旌旗無光兵民
淒哽餘烈昭昭方來獨盛

封氏記年曰种師道薨後猶子湘知叙州以伯父師道
自來勞績奏上乞加褒恤中書門下省吏部狀準司封
關紹興五年六月三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故
太尉同知樞密院事開府儀同三司种師道親姪閤門
宣贊舍人新差權發遣叙州軍州事种湘狀亡伯師道
出入五朝四更文武忠諒顯著見於勲業任提舉常平
日因上言免役等事入元佑黨籍伏念伯師道元係太

尉見任樞臣薨背日蒙恩止依散節度使劉昌祚等例
贈開府儀同三司今伯師道在位別無子孫其告勅等
屢經兵火並皆失去無緣詳具今略具大節并遺表錄
曰在前欲乞依元佑宰臣呂大防近例恭候行下太常
寺定謚其贈官更望朝廷詳酌施行伏候指揮三省樞
密院同奉聖旨种師道特贈少保仍令太常寺定謚今
來太常寺擬謚曰忠憲謹按謚法曰慮國忘家曰忠文
武可法曰憲勤會本官係特恩贈謚依指揮合命詞給
告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一日
奉聖旨依太常所申司封供到勘會种師道生前封邑
昨緣渡江散失案牘無憑契勘外尋將渡江後應管簿

書檢照得無种師道封邑除下已种湘取索候到別具
狀供申施行奉勅旨古者死而無謚至于周有考行易
名付之公論褒貶予奪莫之敢私百世傳焉垂勸天下
故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贈少保种師道
世載韜略性服仁義早親有道以自修飭言行無玷出
處可觀論新法之害民遂坐黨籍言北伐之誤國黜使
退休女真內侵起受師柄昌言擊討國勢所憑和議奪
之至於禍敗驅馳出入以沒元身天下盡傷九原難作
夫心篤國家之念可謂曰忠材兼文材之資是宜為憲
使爾不朽名言在茲精爽未淪尚欲嘉寵可謚曰忠憲
告詞云材弗究於當時名愈高於後世自古賢哲遺恨

常多朕方聽鼙鼓而增思悼爪牙之先奪肆加褒恤載
揚芬芳故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贈開府
儀同三司种師道文武具宜忠孝無爽昔在燕山之後
每忤權臣至于靖康之初首陳善計謀既沮於和議功
莫遂乎戰多飲恨而終昌言猶在贈典未及人情鬱然
因猶子之控陳升亞保而作寵夫誦詩見方虎之烈拊
髀聞頗牧之風夢想音容撫嗟何已恩章所及其尚知
歆可特贈少保餘如故

折彥質撰公行狀曰公諱師道字彞叔其先河南人曾
叔祖放隱君者退居長安豹林谷子孫因家焉曾祖昭
衍贈太保曾祖母徐氏贈廣平郡夫人祖世衡贈太傅

祖母劉氏贈普寧郡夫人父記贈太師母尹氏贈永國夫人伯父開府儀同三司諤以郊祀恩補公三班奉職從破西夏米脂城遷右殿直用試換法入左選任成州寧州鎮洮軍推官開府公既捐館幕屬徐勳輒用印作奏薦士詔御史問狀勳即引朴為證朴開府公之子也公馳至京師上書訴狀斬然在衰經之中豈復與聞他事儻不獲免焉似為夏人報怨耳神宗皇帝即日赦出之陝西轉運使王欽臣聞而義之辟以為屬罷為熙州推官帥司以茲邊諸事無急於糴買糧草遂以委公盡除攬宿弊俾商賈不病而價亦平事如期辦使來取其法下諸郡會同谷縣有猾吏訟田逮繫凡七十人再碁

不決乃檄公權縣事公至取案牘閱之窮日之力不可徧然所訟止於母與兄也公處置之引吏問曰母兄法當訟也耶再碁以擾鄉里亦足矣吏服罪闔境快之由是二十八保各繪一像而祀焉改右宣義即知邠州新平縣哲宗皇帝方任章榘經理西事辟充涇原路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其後城沒岷峽秋葦川南年會鹹泊口獲六路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昧勤都逋百官入賀于紫宸殿獻俘于宣德門奏功于裕陵西夏相繼請罪納款訖紹聖無復風塵之警公贊畫之力為多累遷朝散郎通判原州事召對稱旨特遷朝奉大夫秦鳳等路提舉常平衛宗皇帝用韓忠彥為相以後法差募孰

便討于諸路而公所陳忤曾布蔡京換住宅使知德順
軍言者論公詆誣先政復換朝奉大夫放罷隸名姦黨
坐廢幾十年始除主管華州西嶽未幾復換武功大夫
忠州刺史涇原路兵馬都鈐轄知懷德軍兼管內安撫
使政和元年夏國議畫疆界使人焦彥堅以故地為請
累數百言公徐荅曰凡吾故地則漢唐以來皆是也君
之疆土亦蹙矣遽起謝曰唯公命已私事于公曰自公
守境國人受不擾之賜恨不獲伸子姪之禮于下執事
也詔乘驛赴闕上顧問邊事公曰無為可勝來則應之
毋妄動以生事此其大略也朝廷方欲圖功于遠陞右
武大夫俾還任力請奉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二

年再詔赴闕內侍童貫浸用事矣欲以諸路近裏弓箭
手往實新邊所招而為新邊之數以快上意上質於公
公曰臣恐塵遠之功未立而近擾之患先及也上嘉其
忠直特賜對衣金帶除秦鳳路提舉弓箭弓是時五路
皆置提舉官入謝上謂公曰唯卿朕所親擢也貫病之
復除宮祠然賚予甚渥仍宣諭勿辭留於鄉里之費四
年除涇原路兵馬都鈐轄知西安州兼管內安撫使五
年築威川飛泉兩寨夏人侵定邊軍築佛口谷為城名
洪夏軍六年以本路之兵初臨城渴甚公指山之西麓
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得水滿谷至今夏人稱之以為
神遷左武大夫康州防禦使上益知公為可任矣遂除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洛州防禦使涇原路安撫使知
渭州八年詔節制諸路兵往城席葦平方授工而夏人
至至據胡蘆河堅壓欲老我師公陳於河澗若將決戰
者潛遣偏將曲克趙抃徑出橫嶺俾謀者驟言漢兵至
矣賊方疑顧而揚可武潛出其後姚平仲率精騎衆擊
之賊大潰斬首五千獲橐駝牛馬萬計符印數萬魁首
阿山比精僅以身免城成而還上以夏國築藏底河為
成德軍頗為邊患前去王師屢出無功詔公率陝西河
東七路之師期以一旬尅六月師薄城下分晝夜以攻
虜守備甚至我師益怠偏裨有據胡床以督役者立斬
之尸於軍門令諸將曰今日城不下視此俄而城潰纒

八日矣上喜甚特遷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
軍承宣使賜賚優渥宣和元年以靖夏城失守降授隴
州防禦使二年童貫巡邊殿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從
行二劉班秩皆在公上及其謀師也上以公為都統制
二劉副之師出蕭關而夏人畏公威名弃永和割踏而
遁兩城皆要衝也師及鳴沙無所見而還拜保靜軍節
度使尋以衰病乞休養御筆批諭卿之私謀固云得計
朕之注意殆將付誰六年被旨徑詣宣撫司議事時童
貫蔡攸已駐軍于雄州俾公盡護諸將出境公曰今日
之氣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且夫
師出無名事固不成發蹤之初宜有所表貫等曰君第

行勉旃謀之不臧不以歸也公請西州之兵素所服屬者知雒州和詵在坐盛稱北人簞食壺漿歡迎王師久矣濟師何為貫等又出御筆俾不得辭仍命詵為副公乃曰彼或旅拒王師亦將討乎否也貫等曰直以文告况有成命要功而擅殺者償死既過白溝北人驟及軍容甚整詬曰爾之滅吾境也何故前軍多傷公夙戒人持一巨挺賴此不大潰貫等疾召軍還登陴北望慨然而嘆別遣辛企宗用勝捷兵往挫其鋒纔接其敗北人遂至城下使來請曰女真之畔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捨此不圖而欲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它日之禍謂之得計可乎使不獲已而罷歲幣固

所願也或使歸其故疆亦云從也唯是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望諒察焉貫既無以折之直麾令出公遽白宜許之為吾之計亦何善於此不聽乃遣公見上然已密啟劾公略曰天資好殺臨陣肩輿助賊為謀以沮聖意即有旨押赴樞密院問狀知院事鄭居中以文勸公公堅不從宰相王黼聞之滋怒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復用劉延慶果敗績而貫等出金帛招散亡以轉山迷道為名用欺上聽祖宗馭軍之法始壞矣七年叙復憲州刺史知環州公之弟師中作守闕十有二年而後去君未忘聞公之來甚愜私為之約犯公之杖者有罰公亦閉閣清淨上下肅然尋復請歸詔還保靜軍節旄致仕八年

女真畔盟陝西漕臣王庶偶奏計在闕下即見宰相請
急召公宰相猶疑之而和詵奏至亦言女真勢當長驅
國家承平日久無知名之將獨有起种師道為帥庶少
寬朝廷之憂宰相以示庶庶白詵言及此豈非迫於公
議乎乃遣使馳驛召公而托以安危之意見於宸翰從
除檢校少傅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聽用
便宜撤取兵食公聞命即發會姚平仲當以騎兵二千
步兵一千更戍燕山未行遂與之俱淵聖皇帝即位又
遣開封少尹田灝中使裴誼陸舜舉促公公比至西京
而幹离不屯於京城之北矣或曰賊勢重而我首以輕
兵犯之成敗可見也四方勤王之師遂將解體不若小

駐汜水以圖全勝公曰吾以數千之兵遲回不進形見
情誤祇取敗焉賊孤軍深入日慮援兵之至今若徑去
彼自莫測第使一騎到城門則京師之氣自振何患於
賊淵聞公至詔開安上門遣尚書右丞李綱迎宰相李
邦彥等請降詔勅付師道金人和議已定敢言戰者族
是夜與宰執同見上于福寧殿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
何公但曰女真不知兵使其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
而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好矣公曰臣以軍旅之事事
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即除公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事
兼安撫使公因雄州之後憂恙成疾勉強到闕恩許免
拜肩輿入朝家人掖陞殿仍免隨班明日虜使王芮陞

對稍如禮上顧咲曰彼為卿故也自虜人渡河諸門盡
閉市無薪菜公請啓西壁南壁聽出入如常時人情始
安又請緩給金幣禁游騎不敢遠掠俟彼情歸扼之于
河衆可殲也公素簡嘿執政見其所陳止此頗易之前
日舉朝是和議獨李綱非之上以其書生弗堅用也至
是與公意合凡顧有為者皆奮袂從史上亦以賊為不
足平也山西望族惟种與姚二家子弟每不相下師中
時為秦鳳帥平仲之父古為熙河帥皆以兵入援兵之
次舍熙河當末至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于种氏也心
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于上公置司都城西
驛而平仲駐兵于金明池因受密旨城外兵馬緩急盡

聽姚平仲節制而劫寨之策遂行上一日遣使者五輩
促公戰公附奏曰陛下先已議和又遣親王宰相為質
又勅言戰者族今戰勝負未可知也他日諸公必以臣
為說願詔執政大臣熟議可否乃與李邦彥李綱及知
樞密院事吳敏同對于福寧殿亦命姚平仲入邦彥等
以為可擊無異詞上問兵期公請過春分節是時相去
七八日上以為緩公平日未嘗徇日者之論蓋欲俟師
中之至以付之耳平仲探知其意急欲成功後數日兵
用不利上曰朕誤于聽用非卿之罪乃獨黜綱焉凡主
和者稍稍復振都堂晚聚公曰勝敗兵家之常正當再
擊耳諸公靳之都人憤焉群譟于宣德門外綱既復位

而知公初未嘗被逐也乃已自是和戰之論搶攘衡決
矣幹离不既歸即罷公為中太一宮使俾五日一到堂
議事靖康覃恩遷檢校少師少日復除同知樞密院事
仍拜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充河北路宣諭使又改宣撫
使駐軍濟州寔未嘗有兵也公請會山東陝西京畿之
兵屯於青滄濟衛之後預為防秋之計諸公以金人重
載初還豈易再來不足自擾費也既而种師中死於榆
次姚古敗於盤陀朝廷始震促召公還上雖厚其恩禮
而執政方欲擠李綱使去不復有用公之意公亦失愛
弟力請退休遂罷宣撫使令三日一到樞密院用李綱
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尋以敗被罪而太原亦相繼不

守復遣公以樞臣巡邊蓋諸公親逐李綱有疑焉也
公寔不可行強之使去駐于河陽金使王芮至自燕山
倨甚公度知虜情必大舉入寇即疏請駕幸長安以避
其鋒守禦戰鬪之事本非萬乘所宜任責在將帥可也
朝廷以為怯復召還至不能入見上遣中使挾醫勞問
無虛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薨于賜第之正寢享年七
十有六上臨奠哭之慟輟視朝五日賜衣衾棺槨龍腦
麝臍以殮贈開府儀同三司今上即位再贈少保告詞
畧曰昔在燕山之後每忤權臣至於靖康之初首陳善
計謀既沮於和議功莫遂於戰多飲恨而終昌言猶在
太常議謚忠憲以心篤國家之念材兼文武之資也建

炎元年六月十五日葬於萬年縣神禾原公娶尹氏贈
宜春郡夫人男浩迪功郎澳保義郎閣門祗候皆已官
而卒孫彥崇彥崧彥崇死於兵崧早夭朝廷命其姪宏
奉祀公初名建中避建中靖國年號改師極徽宗又特
命名師道公色莊氣壯顧視有威寡言咲謹許可量度閱
遠接物誠至為族黨鄉里所推重開府公每以公輔期
之識者不以為過少從橫渠張載學多見前輩長者練
達世務洞曉古今故用之為州縣則吏畏民愛政皆可
紀用之為監司則百城聳畏而不敢犯法用之為將帥
則朝廷尊長夷狄懾伏不用則退處田間雖畦丁耕叟
皆得其歡心蓋所學非徒為章句而所行不徇于流俗

也晚年既登路天下之人想望風采而公病已深矣重
以朝廷無事幾二百年士夫無有略知兵者聞公之謀
且疑而公精神已衰又不能大振發之使其退聽此有
志之士所以歎息至今而不能已也天亦豈無意哉靖
康之冬粘罕斡离不荐犯宮闕二聖北狩百僚臣賊而
公從容牖下晚節昭著善乎始終然不慙遺一老俾壽
而康以中興於王室此其難謀也宣和八年冬彥質被
召來自西路與公相值于鞏過鄭乃聞朝廷許割三鎮
之地繼而有旨俾勤王之師未得逼近都城公得書嘆
曰吾曹奔馳而來朝廷猶訝其緩持書者云云命亟殺
之明日過板橋去京城纔數里而虜人方知其夜令姚

平仲屯兵于金明池岸聚焉公曰蕞爾之兵置于空曠之地必為敵所窺矣此兵家之用巧不得不耳其後獲謀者虜人亦稱其智焉姚平仲敗士民洶洶見公顏色晏然若無事者乃定頃幸有客從公討賊而二卒罷卧于道見而問之病已去復命戮之客以問公公曰問為誤也不戮則人相効用詐矣及其治民惟恐其傷童貫初欲平陝西物價以低昂錢法帥臣徐處仁錢昂生異議貶民間囂然為之罷市公遽下令議法未定姑用金銀準折由是涇原一路獨不失所少日部使者以錢法通流約同劾奏乃謝不可曰吾邦蓋不爾也郡門空虛至閱數月訟事至庭取筆書牒尾有罪即笞撻若訓子

弟而無涉昔留禁者胥吏告緩急事叢或俾軍典以主之築塞樂園於懷德之郊春秋從賓客鳴鼓吹邦人携酒肴羣坐擇勝童兒騎竹馬以壽使君熙熙然不知其在窮邊極塞也平涼士民相與起生祠塑公像而事之及聞公薨作佛事薦酒食過朞乃罷虜人初入都城也求吳敏李綱劉韜折彥質與公公既不可得乃取公之姪承議即冽冽見韓昉昉虜中要人也曰頃在雄州邂逅一見樞密若用其言斷無今日之事燕山收復碑猶在詆訾為甚今始知忠義矣君亦何罪留此時劉韜在旁屢嘆虜人既退冽等始奉公樞出都三遇群盜皆列拜致奠而去與之金幣不受同行獲免者甚衆易曰知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
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於公見之矣顧何施而不
可哉彥質嘗銘端孺之墓矣今復獲狀公行文字荒淺
不足以起昆仲之盛德大節然神明臨之辭無愧焉者
或庶幾爾從事於西州也凡所施為而先人賓同之其
後彥質復佐公幕府識公最先得公行事最詳云謹狀
中書舍人孫覲行贈開府儀同三司告詞充國已老能
固守前議遂訖先零之誅廉頗未衰卒廢於衆讒馴致
長平之敗眷予宿將時乃世臣出授律於齋壇入參謀
於帷幄安危之意注想尤深死喪之威哀嘆何及具官
某剛明而克斷沉鷲而善謀早疇辟國之勲進涉總戎
之命折王恢之初議婁陳徙突之言釋婁欽而弗誅莫
救噬臍之悔追懷前識進貳本兵庶資厭難之奇自有
折衝之効慙遺之嘆遽驚一鑑之亡殄瘁之悲何愛百
身之贖式章異數申勸遺忠錫盾瑀戈畀元戎之十乘
袞衣赤舄煥命服之九章終始之間哀榮斯極俯惟英
爽歆此寵靈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

廿

書